

著茲拉巴拉貝

譯 隱 菊 焦

曲 魂 安

刊叢活生化文

XXXII

曲 魂 安

BELA BALAZS

譯 隱 菊 焦

刊 叢 活 生 化 文
種 二 十 三 第

人物表

里奧波德·莫扎特	Leopold Mozart
藍柔兒	Nannerl
哈根諾	Hagenauer
黎臣美	Lietzenmeyer
魏勃太太	Madame Weber
愛洛霞	Aloysia Weber
康士坦絲	Constance Weber
女裁縫	Madame Gassner
席康奈德	Schikaneder
莫扎特	Wolfgang Mozart

1

■ 805703

西勞夏

Schlaucher

阿高伯爵

Le Comte arco

柯大主教

Colloredo Archeveane De Salzburg.

盲丐

過路人三人

捧角者四人

蒲許堡

Puchberg

周瑟夫

Joseph

男女演員四人

格蕾脫

Gretl

差人

許士梅耶

Sussmeyer

歌者四人

第一幕

里奧波德·莫扎爾特在沙爾茲堡 (Salzbourg) 租賃的一層樓上。幕開時是其中的一間屋子，陳設雖然簡單，而簡單之中顯着一種極端整潔的感覺。左右各有門；後方開着兩扇窗子，窗戶的厚牆，拱頂，以及格花的式樣，都是十八世紀的風味。

中間有一張桌子，桌上是一盞油燈。里奧波德·莫扎爾特，和他的女兒藍柔兒，都正坐在桌旁。這時，正是深夜。

藍柔兒是一位秀麗的姑娘，二十六歲。她在專心致志地給人家做針線，做得已經很疲倦了，可是，她每次揉一揉酸痛的眼睛之後，必然提起一種堅忍的勇氣，馬上接着工作下去。

里奧波德是一位六十五歲的老人，衰弱羸瘦。他的臉被長久的憂慮煎熬出一副嚴肅苦修的神色。這副臉色表現着達觀的澈悟，和一種茁長到頑固程度的自信心。他的風度裏流



露着一個高尙門第的老管家的尊嚴。他正在那裏數錢（*rubles*）日爾曼幣，約合三馬克），把錢分攤爲幾小堆。

里 這個付房錢，這個還油鹽店。

藍 （做着活，沒有抬頭）要四十二塊錢呢。

里 是的，這裏夠了……家裏還有麵粉嗎？

藍 （毫無生氣地）還有一點兒。

里 這個是我該付給哈根諾的利錢……完了，我這點進款全完了。

藍 您在藍家教提琴的錢還沒有去拿呢。

里 （凝視着油燈）那也不夠買一件冬大衣的。

藍 今天夜里我可以把這個挑花做完。馬太太向來是當時就付錢的。（她又揉一揉眼睛）

里 （依然凝視着油燈）你不是要添一件長衣服嗎？一個早該結婚的姑娘，沒有

衣服，你怎麼好出門呢？

藍（一向說話都是無生氣的淡漠的，現在聽了這句話，就忽然垂下頭去，克制着內心的悽苦，微弱地說）我嗎？……我還可以等等再說，爸爸，您的大衣要急用得多。

里（依然凝視着油燈）可是如果你兄弟在維也納還要錢用怎麼辦呢？

藍（微微顫慄，抬起眼皮，不由得一聲歎氣脫口而出）還要錢！我的天哪！（她轉過頭去，眼睛瞪着地板。她盡量想克制自己的憂鬱。靜默。這時，遠處樓尖上的鐘聲，一下一下微弱地落到這室內的沉悶裏。爲了岔開心思，她就低聲說）十二點了。（她的聲音顫了。鐘聲提醒了時間的流逝：她於是驟然又接着做下活去）今天夜裏我得把這個趕完。

里（一動也不動，還在凝視着那盞油燈）可憐的孩子，你的話的確不錯。

藍（也沒有看她的父親，用含蓄的口氣說）我沒有說什麼呀，爸爸。

里 (站起來，走到那斜面的寫字台前，取過五線稿紙，筆，和墨水，就開始抄寫) 你的話不錯，可憐的藍柔兒，今天夜裏得把它趕完。

藍 (頭都不抬地工作着) 去睡吧，爸爸，您在夜裏抄東西，回頭又要病了。

里 可是只要你兄弟的歌劇一演出，他就能拿到一千塊錢。那個時候他一定會送錢給家裏的。你知道他的心地厚道；你也曉得他是多麼愛他的父親，愛他的姊姊的。

藍 那麼您爲什麼還以爲他會再向家裏要錢呢？他那個歌劇「情奔記」(L'Événement au Sérail) 上禮拜五就應該已經演出了。

里 你不曉得，那怕在開演的前一分鐘，也還會有人想法子給破壞了的。

藍 您爲什麼這麼想呢？

里 不然的話，在這個歌劇演出之前，你兄弟早就會寫信來告訴我們了。演出之

後，也會叫我們知道他的音樂是多麼受人歡迎的。維也納市立劇院（*Burgtheater de rieme*），你想想看，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個地方。

藍 他當初爲什麼不在沙爾茲堡這兒等着，等到臨上演的時候再去呢？在家里等着無論如何總省錢得多。您這輩子還要爲他再苦多少日子呢？

里 你兄弟不能死呆在這個地方，呆在這麼一個不見天日的小地方，拿着柯大主教少得那麼可憐的一點錢，永遠當沙爾茲堡小禮拜堂的司樂（*Maître de chappelle*）。我自己給大主教當一輩子牛馬，就已經很夠了，我的兒子不能再當牛馬了，他應當走進社會，好叫人認識他，就像我從前帶着他到意大利，巴黎，倫敦，旅行演奏的時候一樣，到處都有人認識他是小莫扎爾特。他應該利用這次大主教派他到維也納去的機會，把沙爾茲堡這個差使擺脫，到維也納去找個更好的位置。藍柔兒，我們供給他的這點錢，不會是白花的。

【街上傳來騾車的號角和車輪軋轆之聲。

盞 (傾聽) 維也納來的郵車。

里 我們的房東哈根諾今天晚上一定回來的。

盞 並且明天一早準八點鐘，他一定會上樓來收房租跟利錢的。

里 這是老規矩，自從我住在這所房子里起，十八年來，一天也沒有錯過，準是一到日子就來收房租，連一個小錢也得收齊。

盞 就是因為這樣，你才通宵抄寫藥譜子，抄了一年又一年！

里 這不能怪哈根諾，他的錢賺來得很不容易，也很正當，他自己也有一個兒子，一直病着，就睡在這樓底下。

盞 今天早晨，他們還去請醫生呢。

里 唉！只要柯大主教的心，別這麼狠就好了，只要他肯多幫咱們莫扎爾特家一點點就好了。說起來我們是給他爭面子的呀。

盞 大主教不懂得賞識莫扎爾特的天才，哼，可不是嗎，要是弟弟會拍馬屁，會

向人彎腰……

里 你看錯了大主教了。他對音樂，比許多專門學過音樂的還懂得多呢。老天送給他多麼好的一件寶貝，他心裏太明白了。正是因為這個，他才非把你兄弟留在沙爾茲堡不可。也正是因為這個，他才不許你兄弟風頭出得太足。天主教是怕啊；怕可別另外有一個更有錢的人嫉妒他，把他的寶貝搶去啊！

藍 (從心裏爆出) 那麼還有誰來幫忙弟弟呢？還有誰？有誰有誰呢？

里 (站起來) 上帝，他會發慈悲的。我相信莫扎爾特的天才。我知道我們兩個，藍柔兒，一個他的父親，一個他的姊姊，我們會對他忠心的，就是要我們照護他一生，像他母親當年一樣，我們也不會後悔，我們這種苦心，他將來會加倍報答的。

(在父親說話的時候，藍柔兒的手，無力地從活計上滑了下來，她的頭傾伏在桌子上。

里（停住。驚愕）藍柔兒！……我明白……我全明白……在我，我這麼一個老頭子爲他犧牲一生，本不算一回事，可是在你，要你犧牲你的青春，愛情，幸福，跟你自己的音樂天才，那可就又當別論了。

〔藍柔兒吸泣〕

里（撫慰她的頭髮）藍柔兒！這樣的情形不會長久的。你記得從前他跟我在歐洲跑，到處被人稱作神童的時候嗎？現在他又要跟那個時候一樣地出名了。說不定不久他們就派他做皇家禮拜堂的司樂。格盧克先生在維也納宮裏拿到兩千塊錢的薪俸，海登在倫敦拿三千。你想想，藍柔兒……只要你兄弟把這個數目的一半送回家來，我們就可以很快地把欠債都還清了，另外還可以再存起一點來，留給你做陪嫁。

藍（站起來，擁抱她的父親）您饒恕我吧，爸爸！我總是叫您難過，總是叫您操心。不要錯怪我，爸爸；您知道，我比任何人都愛弟弟跟他的音樂的，……

！假如我能乾乾淨淨一次就把我所有的心血都爲他拿出來……（一種猛烈的姿式，忽然間把她長久抑制着的脾氣，和她含蓄着的熱情，全部揭露出來）是的，我會做的，我敢對天發誓！我立刻就會做！這麼着對我也反倒更好。

（把前額伏在她父親的肩上）

里 不會長久的！絕不能。他的歌劇也許明天就要演了，他一拿到那一百塊錢，馬上就會寄一半給我們。他準會成功。而且從此不斷地會有新事情找他，那時候他一定會報答我們，就跟我們現在爲他苦幹一樣。

豐 去，睡去吧，好爸爸，還是去睡吧。（樓下開門的聲音，他們父女兩個，一齊傾聽。藍柔兒走過去把左邊的門拉開一半，往外望，在那裏一怔）哈根諾先生上了樓，到我們這兒來了。

里 怎麼？這麼深更半夜里，剛一下車就先到我們這兒來？

豐 他的兒子還病着呢。

里 他一定有什麼緊急的事情要跟我們談。

藍 也許是從維也納帶來了什麼消息吧？

里 那他不能等到明天嗎？

藍 還有一個不認識的先生，跟他一齊上樓來了。

里 這可怪了！（他把衣服鈕子扣好，整一整假髮）藍柔兒，你到隔壁房裏去等着，彈點什麼……彈點快活的曲子……不要叫他以為我們……

【藍柔兒離開左邊那扇門，帶着一種不安的神色，轉身向另外一扇門走去。里奧波用頭向她示意，她關上門進去。

里 （向房裏很快地四下望了一眼，開開桌子的抽屜，把錢放進去。又趕快把藍柔兒做的挑花抓起，藏在一邊，然後重新把五綫稿紙放在寫字台上。這時，從右室內放出燦爛的琴聲，有人在左門外敲門）請進來！

【哈根諾和黎臣邁爾進

哈（一個又矮又瘦的人，眼神裏透出不安，姿態上表現着遲疑，他那不斷地輕輕發着病弱而胆怯的微咳，把他複雜情調中所有的微妙，全部傳譯出來）你好？莫扎爾特先生，請你原諒我們這麼半夜里跑進來。黎臣美先生，這位就是莫扎爾特先生。

黎（一個中年人，心情愉快，體格肥壯，穿着旅行的服裝，手里拿着帽子，鞠躬）久仰得很！（站在門邊，驚訝地傾聽藍柔兒奏的音樂，聽得出神。）

里（向黎臣美行了一個禮）久仰久仰！（他把手伸給哈根諾）我的房東先生，無論你什麼時候來，我都是歡迎的。不過，怎麼這麼碰巧兩位就來了呢？（他預感到一種不幸，仔細觀察哈根諾和那個客人的神氣。）

哈（不安，好像不願把這些難講的事情宣佈出來似的，總是把目光偷偷向黎臣美那邊斜視，總是輕輕地微咳）嗯……：：：：：我很榮幸來給你介紹這位黎

臣美先生，他也是從維也納來的，今天晚上當夜就要往慕尼黑去。所以，騎着郵車換馬的工夫，我想藉着這個機會……

里 那我真是榮幸。

黎 (傾聽音樂。已經聽到確實神往的地步，做了一個手勢，意思是大家最好別講話而聽音樂。聽了一會兒，他問) 會是莫扎爾特已經回來了嗎？不過三天以前，我還在維也納看見他的……

里 (臉上露出悽苦的微笑) 這不是莫扎爾特。

黎 這不會是別人。

里 這不是莫扎爾特，這是一個女莫扎爾特。

黎 怎麼？

里 不是他，是一個女孩子。

【黎臣美懷着驚奇，向哈根諾看。

哈 (點了點頭) 嗯……嗯……這是薩柔兒，俄爾·莫扎爾特的姊姊。

黎 (非常詫異) 她也……？

里 她的音樂天分，不下於她的弟弟。

黎 那麼爲什麼她不……

里 先生，我知道您想問的是什麼；問我這種話的，您已經不是第一個了。可是……這個社會跟我的錢口袋，都沒有同時培植兩個神童的力量啊！……先生們，請坐呀。(大家坐下)

黎 可是她彈得真叫人佩服！

里 她這還是很少有時間練習呢。我們不得不犧牲她的天才！(音樂好像也在惋惜，停止了) 請問二位有什麼貴幹……？(他注視着這兩個客人)

黎 請您原諒我們，莫扎爾特先生，我認識了你，覺得很榮幸，而且又聽了莫扎爾特小姐彈琴，更是感謝之至。……可是，要不是哈根諾先生差不多是強迫

我來，我絕對不會想到在這麼晚的夜里來冒昧的……

哈 噫……噫……我想跟您談一談全部的事。他（指黎臣美）在維也納會到過他，所以我想……

里 有什麼緊急的事情，深更半夜這樣驚動您兩位呢？

哈 （向黎臣美丟了一個眼色）噫……噫……也許他能告訴您一點有趣的也很重要的消息。噫……噫……

里 （站起來）什麼……重要的消息？

黎 （微笑着做了一個否認的姿勢）沒有什麼重要的事，莫扎先生，實在沒有什麼。

哈 噫……噫……

黎 其實都是好消息，恐怕您一定早就知道了，他的歌劇非常的成功。

里 （受打擊）他的歌劇？

黎 您當然知道了，那歌劇是上星期五在維也納市立劇院上演的。

里 (盡量維持了鎮定) 知道——當然知道……小兒信上提到的。

哈 嚶……嚶……

黎 哦！我真得慶賀你們，慶賀您，也得慶賀您的小姐。那個歌劇從一開幕起，一直到閉幕，處處都有觀眾要求再來一遍，結果，這次演出比普通的戲演的時間長了一倍。現在全維也納已經都在唱着他的調子了。就從這個開到沙爾茲堡來的郵車上，一路也都聽見不斷地唱着「So—lo—lo」(他小聲低唱着「情奔記」裏的一段調子)真可愛，哈，真美！

哈 (向里奧波看了一眼，目光中有所示意)那一百塊錢的報酬，他也已經馬上拿到了。嚶……嚶……您當然知道。

里 (嚴峻地)當然知道，哈根諾先生。

哈 (眨一眨眼)嚶……嚶。(因為窘而微微一靜默)

黎 (傷促地說) 莫扎爾特先生，請您允許我去見見您的小姐，向她表示敝人衷心的欽佩。

里 好的，可以。(他指給他右邊那個屋子。這時，從右室內又奔放出琴聲) 是你最好不要跟她談到她的天才。

「黎臣美慢慢地輕着脚步邁進右室去」

里 (以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觀察着哈根諾，哈根諾經不起他這樣注視) 好鄰居，這些好消息您不肯等到明天再來告訴我，這真是太可感了……可是你剛剛下車，該是十分疲倦了。你看你，這樣渾身都淋溼了，是下雨了吧？……您也不願自己家裏要您照顧的病人。

哈 (猝然的) 你兒子那一百塊錢，一個錢也沒寄給你！

里 您從哪兒知道的？難道您是從郵局打聽到的嗎？(拉開抽屜) 哈根諾先生，您是就心您的房租吧？就心我該付您的利錢吧？(他把錢數在桌面上) 如果

真是爲了這個，您可不必這麼費心，欠您錢的不是我兒子，是我。直到今天爲止，我莫扎爾特從來沒有賴過賬。

哈（誠懇地推開里奧波放過來的錢）：：：：：我的老朋友，您真誤會了我。難道十八年啦，我還不知道您是世界上最認真的一個人嗎？

里 我兒子的天才，就是我們的命運，哈根諾先生。

哈 噫……：：：：：我想說的是……：：：：：也就是爲了這個我才來的，請您相信我。

里 那麼您究竟是爲什麼來的呢？

哈 趕快把令郎從維也納叫回來吧！

里（疑懼地）那爲什麼呢？

哈 噫……：：：：：我的意思只是說……：：：：：假如他一演完就回了家，那一百塊錢恐怕就帶回來了。

里 他應當呆在維也納，爲了他的前途，他應當呆在那里。他應當結識那些貴族

的人家，這就是他不能把那一百塊錢送給我的原因了。因為他必須穿得像樣，才能保持他的身份，走到皇宮里去不丟人。世上對窮人是只有布施，沒有尊敬的。

哈 恩……：：：：不過我的好鄰居……：：：：您一通宵一通宵地辛苦……

里 咳！就是再苦一點，這也是我一生的本分，我的神聖的義務。

哈 恩……：：：：：可是這樣受苦，究竟要受到幾時為止呢？

里 老天有眼睛，這是不會長久的。我兒子的天才，遲早一定會得到酬報的。那時候他會拿一切來報答我們。到那個時候，我的好鄰居，不但可以犯利錢完全收齊，就是我們借的款子，也都可以還清了。這點請你放心！你是知道我兒子的爲人的，他不會忘記他的家。

哈 恩……：：：：：我要說的正是他的家呀。他要是在維也納自己有了個家的話呢？（對自己剛說出口的話，自己也吃了一驚，馬上就連着咳嗽起來）

里（注視着他，默然不語。靜默。他沉默地踱過去，又轉身向哈根諾，用空洞的聲音說）什麼……這不是真的！

哈 那我就不敢說了。嗯……：：：：：就是因為這個，我才把黎臣美先生領到您家裏來。他認識那個家庭，這件事就是他告訴我的。我一聽到就想告訴您，我的好鄰居，好叫您儘可能的早一點知道……

里（用猛驟的動作關開了右室的門，自己又抑制住了自己）黎臣美先生，我請您來一下。

黎（進來。感覺出這空氣的緊張，就想逃避）多謝多謝，真得多謝，這太榮幸了。我也謝謝您，哈根諾先生。這種預料不到的快樂，真是太該感謝了。現在，很對不起。我得要……

里（堅持着）我請您稍爲坐一下。

黎 可是我沒有工夫了，郵車在外邊等着呢。……實在對不起，我……

里 (攔住他的去路) 我求您呆一回兒，郵車還有半點鐘才開，它就停在這個街角的。現在是一個心慌意亂的父親在求您告訴他幾句話。

黎 (坐下。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他是很徧促不安的) 好的，好的。……不過，其實我是什麼也不清楚的。

里 我兒子在維也納想結婚是真的嗎？

黎 (笑) 噫！戲劇界的圈子里，總是有些謠言的，這您還不清楚嗎？

里 什麼謠言呢？

〔慈柔兒出現在右室的門前。〕

黎 他們說莫扎兒在鬧戀愛，可又哪個青年不戀愛呢？

里 愛誰？

黎 愛那麼一個姓魏勃的，叫愛洛霞的。

里 魏勃？那個魏勃？(他轉身向哈根諾) 是怎麼樣一個人家？

哈 噫……噫……她父親當初在曼海大戲院里做過事，有四個女兒，沒有錢，名譽很壞。

黎 不，不該這麼說，哈根諾先生。那不過是因為大家有時候到魏勃家去玩一玩。

里 去玩一玩？

黎 都是一些藝術家們，您知道。愛洛霞跟莫扎爾特學唱。

哈 （脫口而出）不收學費！

里 （激怒）他教唱不收學費！

黎 愛洛霞小姐有一個極美的聲音，而且她還是個美人，我敢對你說，她是美。

……現在，對不起，我真一會兒也不能再多坐了。……我再謝謝。……（向

藍柔兒）特別要謝謝您小姐，（吻她的手）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。（父女兩個都好像是變成化石一樣地在發呆，竟沒有回答他的敬禮。他向身邊四週用

怯懼的目光掃了一下，就退了回去。我們看得出他是很窘的）

【很久的一陣靜默。

里（刻薄地）哈根諾先生，您不用耽心，縱然如此，您的錢也總不會少的。

哈 我的本意只是替你打算，莫扎先生，噫……噫……

里 我知道。……下一班到維也納的郵車什麼時候開？

哈 明天早晨十一點。

里 再早一點的沒有了嗎？

藍（仍然呆立在右室的門前）夜車是一點鐘之內開。

【里奧波急忙走向衣廚，拿出一個大手提皮包，和一件旅行大衣。

哈（嚇得站了起來）哎呀！我的天，您不是馬上就要動身吧？現在天氣壞極了

，而且您還沒有睡覺，您會弄病的。

里 您及早把這個危險來預先通知我，我是太太感激您了。（把手皮囊遞給藍柔

兒，向她說）裝夠兩天吃的。（藍柔兒從右門下）

哈 但是這種事，再急也不致於叫你半夜裏吃這種苦呀。

里 （一邊毫不動搖地在繼續做旅行準備，一邊說）甯可我吃苦，也不能叫我兒子吃虧。他是個聽人家一句話就會相信人家的孩子，他很容易爲了些與他毫無關係的人，情願犧牲自己的光榮和前途的。真的，總有一天，他會被人誘引壞了的。

哈 可是你晚幾點鐘再走不好嗎？

里 （走到哈根諾面前，放出尊嚴）好鄰居，我請您借給我這次旅行的費用。

哈 （非常驚訝）我……我不能……我自己還等着點錢用呢……

里 您是不再相信我能還你的錢了嗎？

哈 （懇求）啊！我的好莫扎爾特先生，我怎麼能夠懷疑您的信用呢？我知道你會還的，可是您會把您一生毀了，把您的小姐一生也毀了的。您發愁的時候

，夜裏在樓上，就在我的頭頂上，踱來踱去，你以為我沒聽見嗎？

里 是不是我吵了您睡覺？

哈 叫我難過的不是你的腳步聲音；而是我從你的腳步裏，聽見了你的心跳。不要再借新債了，我求你吧！您是不能還的。我很知道你的景況，你不能再簽借據了。

藍 （在右門裏邊）我來簽，我簽這張借據。（當藍柔兒提着那大手皮包進來的時候，這兩個男人，慚愧，沉默，都低下眼皮去）這是兩天的乾糧，爸爸，我來簽這個借據，我可以用我的嫁妝作担保。（幫着她父親穿上外衣，遞給他雨傘和帽子，恭恭敬敬地吻一吻他的手）

里 （爲了怕哭出來，就半天一句話也不敢再說）老天保佑你，我的孩子！這不會是白費苦心的！不會白費苦心的！（走出去。藍柔兒手裏提着那大皮包，跟着送他。在他兩人身後，哈根諾低了頭跟在後面）

!

第二幕

第一景

在維也納，魏勃的家裏。一間空闊簡陋的屋子，紊亂到極度沒有秩序。兩邊各有門。洋台的斜度，正和隣牆造成一個深凹的角落，那裏擺着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。這裏很像是一家成衣店的工作室，一切都是橫七豎八，上下顛倒：女袍、假髮、披巾、花邊、人造鮮花、還有些式樣全是頂陳腐俗氣的前一代武器，全都混亂地在桌上、椅上、琴上、地板上、到處拋着。

愛洛霞，二十歲，正在試一件新裝。她的母親魏勃太太，一個小妹妹，和那個女裁縫（Gasser）都圍在她四週服侍她，忙亂得很高興。他們都低聲唱着。

女裁縫（唱着）藍披巾，那個藍披巾，請你遞給我……Ja……Ja……Ja……Ja……Ja

……Ja……Ja……

康士坦絲（十八歲左右的小姑娘，嫺靜，秀雅，有一種不奪目的美）這個？還是那個？……*Ja……Ja……*……

女（低唱）不對……*Ja……Ja……*……那兒哪，椅子上……*Ja……Ja……*……（她的話，一直都是唱出來的，現在才停了唱，說話）從來沒有聽過像「情奔記」這麼的好歌劇。

魏（一個善于隨和的婦人，四十歲，肥壯，聲音平常，但尚優美。梳裝和頭髮都零亂着，穿着散漫的晨裝）莫扎爾特是個天才，這個小人兒，才只有二十五歲，你們想想！

女 你記得這個調子嗎？（唱那個調子）*Ja……Ja……Ja……Ja……*……

魏（跟着她女兒唱）哎呀，我的好……好蓋太太，爲什麼 *Ja……Ja……*……爲什麼這里你不鑲好一點的花邊呢？*Ja……Ja……*……

女 因爲你……*Ja……Ja……*……因爲你頭一件的錢還沒有給我呢……*Ja……Ja……*……

魏 (不唱了) 這可簡直是不高明，像你這樣的一位藝術家，全維也納的女裁縫，就數你的眼光高，可是偏偏要在小小一點花邊上吝嗇。要是我，我絕不肯這麼糟塌自己做的衣服的。

女 你以為這還不夠叫我為難的嗎？愛洛霞小姐那件藕荷色的衣服錢，你到現在還沒有給我呢。可是現在我又得給她做這件新的了。難道我還不能用一點線挑的花邊嗎？……遞根針，勞駕！

魏 要好就全好，要壞就全壞，別兩下摻合着，你說對不對？給你針，喏，你就看看我的愛洛霞，請你看看。愛洛霞，做出那個半醒半睡的眼神來！吓，我請問你，像這樣的美人，我們能不好好的打扮她嗎？

女 這跟我沒關係……拿着這條帶子。

魏 可不啊，蓋太太，這對你不能說沒有關係。如果你現在就把愛洛霞扔下不管，請問你怎麼能收得回你的錢去？她要是穿上史太太的衣裳——我告訴你，

史太太她們還搶着來兜這筆生意呢——可是你想，跟一個壞蛋的戲院子經理打交代，要穿了她們做的衣服出去，愛洛霞還能交得了好運嗎？

女 你要知道，也就是爲這個原故，我才肯又給她做這件新衣服啦。……拿着，

這樣拿……Ja—Ja—Ja……Ja—Ja—Ja……

魏 恐怕是你那顆好心裏，準知道錢不久就會給你的，知道我們不久就會像皇帝一樣地闊氣了？……Ja—Ja—Ja……

女 不久？嘿！可不是，不久，簡直是做夢，哼！不久……Ja—Ja……

康 席堪乃德經理，今天要到我們家裏來的。愛洛霞還要當着我們唱一段呢。

魏 哈！你現在可以明白，我們爲什麼忙着等這件衣服用了吧。

女 在他面前唱一唱，這還不能算他準用愛洛霞啊！

魏 憑她這對眼睛，憑她這個身段，憑他這件衣服，還不行？

女 可是唱呢？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啊！

康 我姊姊跟莫扎爾特學過的。

女 (跳起腳來) 什麼？跟莫扎爾特學的？

康 (非常驕傲) 我姊姊每天跟莫扎爾特先生學，已經學了很久了。

女 就是編現在正演着的『情奔記』的這個人嗎？真是這個莫扎爾特嗎？

魏 (謙虛地) 他就住在我們家裏，就像我的個兒子一樣，他一步也離不開愛洛霞。

愛 (美麗，輕盈，高傲，有一副朦朧出神的眼色) 媽媽，我求您別這樣說。

女 (又重新去照顧衣服) 把花邊遞給我……我還要在這裏加上一塊，這配上去一定很好看的。……這個莫扎爾特據說是又漂亮又文雅是嗎？他的歌劇大家都愛得發狂了。……在這維也納，你就聽不見唱別的了，他真紅透了。——

Ja—Ja……

俄夫剛·莫扎爾特 (Wolfgang) (推開右邊的門) 早呀，早呀，早晨好呀，太

太們，小姐們？

康（趕快跑過去推住了右門）別進來！你不能進來，莫扎爾特，我姊姊正穿衣服呢。

俄 是我，怕什麼的，我是個瞎子，我什麼也看不見！

康（把緊了那扇門，羞怯地）不，不！

俄（從那搖動的半開的門縫裏，伸進一隻手來，舉着一瓶酒）魏勃媽媽，送給你一瓶好酒。

魏（過去接着那瓶酒）謝謝你，好莫扎爾特，你的心真好。（問女裁縫）看吧，你想看的莫扎爾特就在這兒啦！

俄 還不讓我進來嗎？你們看，我到底進來啦！

女（恭恭敬敬行了一個禮）莫扎特老師，真是久仰得很。假如您的學生也……也……我是說假如她……假如她……

俄 我的學生要快一點啊，經理可馬上就要到了。

愛 哎喲，我的天哪，我們快點吧！

魏 （已經打開瓶塞，給自己斟了一玻璃杯酒）孩子們，（舉起酒來喝）祝我們成功吧！

俄 他最初說什麼也不肯來，可是我一直拿愛洛霞跟他囉嗦，弄得他喊起來說：

「那麼，就趕快去！」哈哈！誰能抵抗得了我呢？你說對不對，我的小康士坦絲。

愛 莫扎爾特！莫扎爾特！我們還得把那個曲子再練一遍啊！我的心怎麼這麼跳啊！

俄 （溫柔地吻了吻她的手）好的，如果你的心跳得這樣厲害，愛洛霞……就還得把那個曲子再唱一次。（他去坐在鋼琴前）

「愛洛霞隨了他過去」

魏 (捉住愛洛霞的後身，把她拉回來) 衣服要緊，戲院子經理們是一點也不懂得音樂的，可是他們對於女人，對於女人的打扮，可內行得很。

愛 (向莫扎爾特嬌妖地一笑) 我不能給我的莫扎爾特老師丟臉呀！(她又回到琴旁，因此把圍在她身邊縫弄衣服的女裁縫和魏太太都拖了過來)

俄 (拉住了她的手) 你給我丟臉？不會，再也不會，你才是我的驕傲！(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就得意地低唱起來，自己彈着鋼琴伴奏) 要是有這麼一天……啊！要是有這麼一天……(他忽然作了一個動作，像是從他的頭上用手捉住了一個看不見的東西似的) 喂！(又做同樣的動作) 喂！我把它捉住了！

愛 你這是做什麼？

俄 你沒有看見嗎？這麼些個小東西，小得幾乎看不見的小東西，在空中飛，

飛……

愛 什麼呀？

俄 飛，飛到你的手上……

愛 什麼呀？

俄（親她的手）就是吻哪。你看他還要飛，飛飛到你的嘴唇上……

愛（笑了，但是心不在焉）算了吧，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，莫扎爾特，我馬上就要試唱了。（把手放在俄夫剛的肩上）啊！莫扎爾特，我心裏有多麼感激你，是沒有法子拿話來形容的……我現在所會的一切，全是你給我的……如果我再能到劇場去演戲，那也是靠你的力量。……啊！這一切都得感謝你！

俄（兩眼一濕）一切……一切……一切都爲了你！（他開始彈琴，愛洛霞唱）

魏（正在設法把屋子收拾得有秩序，忽然說）康士坦絲！去預備點咖啡跟點心！招待一位戲院經理，怎麼能不請他喝點咖啡吃點點心呢？你在那兒想什麼，康士坦絲？

康（很窘，小聲說）可是媽知道，家裏沒有錢了。

魏 誰知道準沒有，（她拉開兩個抽屜）有時候也許忘在這里邊一點呢，……（抽屜裏並沒有錢）你知道嗎，要是今天經理答應聘愛洛霞，以後咱們魏勃家情形，就不同了。……（她過去拍一拍莫扎爾特的肩）莫扎爾特，給我點兒錢，我們得買點點心來招待經理。

愛 可是，媽媽！前天你剛跟他要的錢。

魏 這沒關係，反正錢沒出這家的門，可惜我錢不多……就賸了這點兒了。這……哈哈！我可再也沒有了，一點也沒有了。

魏 我不久就都還你，要加倍還你。（她長嘆一聲）唉，莫扎爾特，可惜你沒有錢！如果你有錢的話，那就大大地不同了，那你就真的可以成爲一個天才了！（她把那點錢交給康士坦絲，康士坦絲接過來，剛走到門口，又被她招呼住）康士坦絲！（她走到康士坦絲跟前）不用費事了，孩子，這不夠買點心的。

康 那麼我把這錢還給莫扎爾特吧。

魏 (把錢從康士坦絲手里拿過去) 沒有把人家送的禮，退還給人家的。

女 (她早已出去了，現在匆匆地跑進來) 戲院的經理到了！

魏 (跑着出去) 快收拾收拾好，孩子們，快點出去！蓋太太躲開這兒！(所有人都還沒有出去，都在匆忙地整頓房里的東西，這時候，魏太太喘息着，又闖了進來)

魏 出去！出去！你們都出去！愛洛霞快躲開！(把愛洛霞向門口推)

愛 不是經理來了嗎？

魏 什麼經理呀，見鬼！是莫扎爾特的父親來了。我看見他上了樓梯。

俄 (跳起腳來) 我的父親！

愛 (急問) 他來做什麼呀？

魏 (還在推) 別管閒事！

康 他是從沙爾茲堡來嗎？

魏 快走！

女 這倒是怎麼回事？他的父親，父親又怎麼樣呢？

魏 這件事你不清楚……（他把所有人都推了出去，跑着回來，手里拿着的東西，掉在地上很多，又匆忙的拾起來）

俄 （站在那裏鋼琴的前面，一動也不動，心神昏亂）我父親爲什麼忽然從沙爾茲堡跑來了呢？……

魏 （一邊在房里很快地跑東跑西，一邊答着）我明白得很，他是爲了我們魏家來的，求你看老天的面子，千萬別跟你父親吵嘴，無論他說什麼，聽我的話，千萬別跟你父親紅臉！就是爲了愛洛霞，也別。爲任何女人，也不值得跟父親吵嘴。我跟你說的都是實話！你要知道，世界上只有父母是可靠的。……他已經上來了。（降低了聲音說）就說我不在家！說我已經死了，葬在鄉

下。可是話說回來了，莫扎爾特，你也用不着這麼怕這個老糊塗！

〔右門外敲門聲。魏太太從左門跑下去〕

里（僵僵着，滿臉是憂慮和十分辛勞的形色；然而，他還在舉止上維持着很大的尊嚴，嚴肅裏透着一點剛強，說話帶着一種被痛苦所強調成的頑強偏執的口氣）你好嗎，孩子？

俄（跑過去迎他，一下扒在他父親的頸上，暴露出歡喜）爸爸！好爸爸，您來啦，這太好了！（猛烈地吻他的父親）我簡直沒有想到，什麼事要您忽然從沙爾茲堡跑來呢？

里是叫我不放心的事。

俄（忽作侷促之狀）好爸爸，您坐下吧，要不坐這兒。（他搬過一張擺滿了帶子和花邊的椅子，顯然地，對這樣紊亂覺得難以爲情）

〔里奧波坐在那個椅子邊上，兩隻胳膊肘貼在自己身上，彷彿是怕接觸這房中任何

東西，怕把自己弄髒了似的。他一直不斷地往四下射出疑懼和探索的目光，滿眼都是討厭的神色。這他也不想掩飾。他同時也觀察着他的兒子，時常站起來，在房中踱着，好像到處去嗅它的味道似的。

里 原來……你就是住在這裏嗎？

俄 爸爸！您不要以為這兒總是這麼亂七八糟的，一個女裁縫剛在這兒來的……

您知道，女人們試衣服的時候，……哈哈！……

里 您的母親跟你姊姊試衣服的時候，就不像這樣。你是從小就整潔慣了的。

俄 （窘迫）您想跟我談點什麼事吧，爸爸。

里 是的，孩子。可是那些事情何必忙着就談呢，我慢慢自然會談到的。（他站起來，走到俄夫剛跟前吻他一下，好像是安他的心似的）你的身體怎麼樣？我叫你小心，不要受涼，你記住了嗎？你知道病了對你多不好。

俄 （重新擺脫了拘束）我的身體好極了，他們大家都照顧我。

里 你沒有忘了去教堂吧，你按期到教堂懺悔嗎？

俄 （從鋼琴上拿下音樂本子，笑着遞給他的父親）這是我最近的懺悔。

里 這是什麼懺悔？

俄 是從心的最深的地方發出來的。

里 （不滿意）你管這麼個歌叫懺悔嗎？

俄 爸爸，您也年青過。

里 我年青的時候，心裏永遠記着有上帝，記着我的榮譽，記着放縱會招來的危險！

俄 （吻他的父親，阿諛着）爸爸，我的靈魂是否能得救，我不敢要您負責任；我只是感謝您，我的幸福跟我有的一點點長處，都是您給我的。

里 （推開俄夫剛的擁抱）如果你覺得我求你的，是爲你好的話……（走開幾步然後猛然轉過身來）我要你離開這個家，另外找一個地方去住。

俄 (站起來) 一定有人在沙爾茲堡在您面前造我和魏家什麼謠言了。

里 你別急，孩子，我還沒有說什麼不好聽的話呢。不過，當我年青的時候，要不是比我的身份高的人，我就不來往，就是身份對了，我還要選穩重一點的人，不跟毛孩子跟姑娘們來往。

俄 我的爸爸，我可憐的爸爸，可是您永遠這麼壓制着自己，又得到些什麼呢？永遠不敢痛痛快快地活着，永遠依着理智，可又能叫您怎麼樣呢？

里 叫我永遠不會上人的當！

俄 (刺痛了心) 爸爸，那麼您一定以為我在這裏除了尋開心，就什麼也沒有做了！

里 我自從你一生下地，甚至在你還沒有生以前，從我一結婚起，過的就是艱難的日子。那時我要養活一個家，七個孩子一位岳母，可是我進款是駭定的，只有二十塊錢，生，死醫藥，全部在內，我從來沒有一個小錢

俄 可是，告訴我，爸爸，爲什麼藝術家就只該把自己的幸福，干干淨淨地都再獻給別人？而他，他自己就不能從別人的身上得到一點幸福，好把他化一支歌曲，再還給別人呢。

里 我爲你整天整夜的勞苦，爲的是叫你的前途好，能有一天穩固，到那個時候，我也就可以享受一點晚年的清閑。

俄 這我知道，這我明白。我敢對天發誓，我知道您很早就該休息了。只要我在這裏能得到一個合適的工作，我會爲您……

里 我看你會吧？

俄 爸爸！

里 到那個時候，你要去幫忙的，恐怕多半是利用你年青無知的那些個外人了。你會帶願白盡義務教那位姓魏勃的小姐，準的，你準會這樣做的。你現在不就白教她唱嗎？就是爲了這個，你的六十多歲的老父親，才不得不跑到人家

去教課，掙那少得可憐的一點錢！

俄 那麼爸爸，您以為問題就在這兒嗎？您以為我教了這一點課，就影響我不能賺更多的錢了嗎？唉？要是我能再多有幾個學生就好了。爸爸，如果您聽見愛洛霞唱，您就決不會再怪我幫她了。愛洛霞是有天才的，我敢把我的生命都貢獻出來說這句話。

里 永遠是貢獻給人，從來沒有聽說你得人家什麼好處。

俄 那有什麼分別呢？（他又從鋼琴上，取過幾本音樂冊子）這個曲子，是我寫給她做練習用的，人人都說從來沒聽過這麼動人的曲子。您說這是我貢獻給她的呢，還是從她得的好處呢？

里 如果遇到一個玩弄人的女人，那就得更要心里有數，更要多用理智，因為人性的本身，就是我們的敵人。

俄 人性？不，爸爸，人性是我們最靠得住的朋友。難道因為我們偶爾有被火燒

的危險，就說火是我們的敵人嗎？

里 你不要以為我反對你們的友誼，所有青年人都要必然荒唐一次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來到維也納的目的，最主要的，應該是我個穩定的工作，好賺點錢，好使你自己成名，直到那天為止，你得躲着女人。你是願意拖着—羣兒女窮苦一世呢，還是情願等着將來名成業就，過無憂無慮的日子呢？

俄 啊！爸爸，一定有人在沙爾茲堡說我結了婚了吧？要是同我說說笑笑的女子都算是結了婚，那我該有二百多個太太了。

里 （拉住他的手）好好地看着我，孩子！

俄 （窘）是，爸爸。

里 你這次到維也納來這一趟，花費了多少錢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的債負得太重了，欠人差不多有兩千塊錢了，連你的姊姊，也都逼得簽了借據。

俄 （十分痛苦）我此後不把借債還清，我是不會休息的。爸爸，請相信我，我

把我的幸福，我的健康，我的生命，都要貢獻出來。（他抱住里奧波的胳膊，把頭伏在他父親的肩上潸泣）爸爸，爸爸！

里（擁抱他）我的孩子！我的好孩子，我把我一切信念，一切希望，都寄託在你的孝心上頭了。我知道你愛我，不但當我是個父親，而且當我是一個最靠得住，最忠心的朋友那麼愛我。

俄（還在潸泣）爸爸啊！

里什麼？我的孩子？

俄我……（把臉藏在他爸爸的懷裏）我對您說了謊話……

里（他想着俄夫剛的臉）真的？

俄（把臉扭過一邊去）我愛愛洛霞。

【里奧波坐下，頭不由得垂了下去，用手蒙住了眼睛

俄饒恕我吧，爸爸！我早該把心裏的話對您說，可是我不能……我本希望不

久就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，……我本不願意叫您耽心……我還沒有告訴她呢，爸爸，（愈說愈快）我求您，爸爸，聽我說，聽我說到底。我跟別人一樣，也免不了有人性的要求，我不能像別的青年人那樣跟花錢買來的女人們混，我又不肯做下流事去欺騙一個天真的孩子。這是您把我教養成這樣的呀，爸爸，我該怎麼辦呢？

【里奧波一動也不動，一句話也不答。

俄

（哀求）您不要以為這會多用錢。我從小就不會照料自己的事情，像鋪蓋呀，衣服呀，飲食呀，之類的。要是有一個太太，我就可以過有規律的生活了。我們可以一個錢不多花，安排得妥妥貼貼。愛洛霞不是個浪費的女子，她一向穿得樸素，凡是女人要用的東西，她大半自己會做，她連衣服都是自己做。她的心地比任何女人都好，她什麼都不缺少，就是缺少了一點錢。……爸爸，您聽見了嗎？

「里奧波不動，也不回答。」

俄 自然了，如果這是個買賣的婚姻，是個有利可圖或是別有用心結合，也就沒有人覺得它有什麼可說的了。但是，像那樣的結婚，只有讓給那些大人先生們去做，在他們，單單爲愛情娶老婆是不合算的。可是我們，我們這些平凡的人，我們出身卑賤，沒有閩祖上，我們就只想要一個愛我們而我們也愛的妻子。……因爲，真正屬於我們的財產，……就只有這一顆心！

「里奧波不動，不回答。」

俄 （依然是愈說愈快）饒恕我吧，爸爸，您就心我們會沒有錢維持生活嗎？在我看來，不會比現在更壞，恐怕反爾更好一點。現在我的歌劇已經這樣轟動維也納了，全城不談別的，個個都在談我的戲。就在目前，我的“*Sonatas*”的演奏，已經開始賣票了，我就會拿到錢的。我希望自己開一個演奏會。情形會愈來愈好的。因爲在冬天很容易多賺錢，比如吧，三個學生，就可以收

一百八十元錢一個月，而且只要能再多找到一個……就連結了婚，都可靠着這筆收入，安安靜靜地過下去了……至於您呢，爸爸，我拿整個收入的一半給您，我不久就可以叫您知道我不是無用的，我就要走運了，爸爸！爸爸，……您不相信我的話嗎？

（猛然的站起來。他把頭仰起來，顯得更高了）孩子！我把我一生的時間都給了你，就是喘到最後一口氣，也還要盡我一切的力量，把你造成一個音樂家，偉大的音樂家。你姊姊爲你所受的苦，也一點不比或少，現在她正在整夜整夜地做活，爲的給你掙回這次旅行的費用。這都是爲了使你別永遠守在沙爾茲堡。感謝上天賜給你這種超羣的天才，凡是我們應當爲你做的事，我們全都做了。可是你呢，你對上帝賜給你的這個恩惠，所應當報答的，你一點也沒有做！孩子，你是想只做一個日後就被人忘掉的平凡的音樂家呢，還是要變成一個成名的藝術家，讓後代的文章著作裏永遠講到呢？這全在你

自己了。

俄 爸爸，可憐可憐您的兒子呢！

里 （忽然揚高聲音，幾乎像在喊叫）走！離開這個女人的屋子！去做大事，去成大名！這是要把你的一切快樂，一切享受，一切幸福，都得犧牲的！一切爲了你的音樂，犧牲一切！

俄 （心神昏亂，經過一度沉靜之後，低聲說）爸爸！如果我非犧牲幸福不可的話，我的音樂又從哪裏來呢？……

里 （瞪着眼釘着他看，隨後又耐住了性子說）你好忍心哪，我的孩子！

俄 爲什麼？爲什麼說我這個話呀？爸爸，我必須有快樂才能工作，而一個人不幸的時候，是不會快樂的。

里 （找他剛才放在椅子上的帽子）你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你跟我說過，你想把我裝在一個玻璃箱子裏，把我永遠帶在身邊，好叫我不受任何痛苦。現在，

我明白了，那個日子遠得很哪！

俄（抓住他父親的手，流着淚）爸爸，您以為我對您的感激，對您的愛，都已經不如從前那麼深了嗎？

里我本來希望看到你的前途穩定，同時也為我自己預備一個清閒的晚年，好能把我為孩子們下的苦心向上天報告，然後再等着無牽無掛地一死……可是一切都變得恰恰相反了！（戴上帽子）

俄我今後的一切都遵照您的意思做就是了，爸爸。

里我們一家能不能得到幸福，我能不能活得長久，這全在你的手裏了。（他說完，就向門走去）

俄爸爸！

里（回頭向身後望了一眼）後會有期了，孩子，你好自為之吧！要是我不能再見到你的話，我只希望你別叫我臨死還為你操心吧！（出去）

俄 (嗚咽) 爸爸！(難過得倒在鋼琴前邊的一張椅子上，用手捧着臉哭。)

「魏太太小心翼翼地開開了左門，往屋內望，她的後邊是愛洛霞和康士坦絲。俄夫剛沒有看見她們。」

魏 (搖着手，表現一片誠懇的情感) 可憐的孩子！如果像這樣一個人都待在這世界上哭，這個世界可就真該死了！愛洛霞，趕快唱點什麼。……

「愛洛霞開始在門內唱。魏太太用脚尖從莫扎爾特的背後繞到右門出去。俄夫剛抬起頭來，聽愛洛霞唱，從他浸滿了淚痕的愁苦臉上，露出微笑，他開始給她伴奏。」

「愛洛霞一邊唱着，一邊走進來，走到莫扎爾特的左邊。她穿着那件新做的繡花的藍衣，只有她顯得是沒有被莫扎爾特的深痛所感動。」

「康士坦絲也進來了，她一直目不轉睛地看着莫扎爾特。偷偷擦那滿了淚的眼睛。」

俄 (他的憂愁消失在音樂里邊了。他深深地嘆了一口長氣，好像對自己在講話似的說) 像這樣美的，是不能少的啊！……這是人性的願望，這應該存

在。……我們的路，也就在這里了。……

魏 (跑着回來，對愛洛霞做興奮的手勢，跑過來向愛洛霞耳語) 經理來了！接着唱，站到那一邊去，把身子背過去，裝做你沒有看見他進來。

【愛洛霞沒有停止唱，照着她母親的話，走到那一邊，把身子背過去。

魏 (過去把愛洛霞的衣服上的摺紋，重新整理安頓了一回) 把頭歪過來一點做出那個半睡半醒的眼神來！

【俄夫剛整個心神都被吸到音樂里去了，所以這些一點也沒有理會。

魏 (很快地對康士坦絲說) 你給我出去，我的小姐！

康 那爲什麼呢？我一點也不打擾呵。

魏 也許經理喜歡你了呢？今天輪不到你，是你姊姊的份兒。

康 可是愛洛霞比我美得多啊，怕什麼呢？

魏 誰知道經理先生是什麼口味，去！走開！

【康士坦絲低着頭從左門走出去。魏太太跑到右邊，慢慢地把門拉開，席康奈德從那半開的門縫中，探進一個頭來。他這個人胖壯得常出汗，最善於隨聲附和，他表現着一種狂歡：一半是開玩笑，一半也是從心里就快活的。魏太太做了個手勢，示意他可以進來，但是別出聲。兩個人一齊用腳尖鑽進屋子中間，席康奈德坐下，他拿出個鎗賞家的神氣打着手鏡去看愛洛霞。愛洛霞却裝做沒有看見他，魏太太觀察席康奈德的神色，看出他對愛洛霞已經有了很好的印象，她覺得很滿意。當魏勃太太去開門的時候，康士坦絲又從左門偷偷溜出來，藏在穿衣鏡的背後，注視着莫扎爾特。歌唱完了。

席（拍手）好啊！

愛（做着媚態）哎呀！是經理先生。……我怎麼不知道！

俄（跳起腳來）席康奈德先生，您來了，真是謝謝！那麼您覺得怎麼樣？

席（在這時，他已經走到愛洛霞面前，有一點過於溫柔地吻了她的手）我只有

給您恭賀，莫扎爾特先生，恭賀您有這麼一個好學生。

俄 (熱衷地) 可是這您還不足以知道她呢，您只要再聽聽……再聽一個曲子……

席 謝謝，不用了，我的好朋友！(他像長輩對小孩子那樣慈祥地在俄夫剛的嘴

巴上，輕輕彈了一下) 謝謝吧，我的小偉人，我已經看出她……

俄 我想您大概願意聽……

席 一個當劇場經理的，永遠是忙得要命的，什麼事都得在一轉眼之間決定。一個劇場經理，好比一個將軍，他來了，他看見了，他……就被征服了，或者不。哈——哈——哈！(他又溫柔地吻了一次愛洛霞的手) 他是被征服了。

……

愛 啊！先生！我多麼……我對您多麼……

俄 愛洛霞，來，再唱一只小小的歌！(他拉住愛洛霞的另一隻手，想把她拉向鋼琴，可是愛洛霞正跟經理在賣弄風情，把手抽了回來，魏太太趕快跑過來

，咳嗽一聲，示意給莫扎特：叫他不要攪愛洛霞，可是莫扎特一點也沒有理會）

席（轉身向魏太太說）魏勃太太，我想我們所要商量的，只是聘約裏面的幾個條件罷了。

魏（她把經理領向洋台的角落）經理先生請到這邊來談。

席（他再也沒有放開愛洛霞的手；就拉住她，隨魏走過去）凡是不成問題的事，都該在一眨眼的時間辦完。……有一次我領着我的劇團，到GREN……

〔他們坐在那洋台角落的桌前，低聲在交談。莫扎爾特站在那里玩味了一陣歌聲與曲調之迷媚。也想走近那張桌子去。可是魏太太馬上就從洋台那邊走過來攔住了他〕

魏來，莫扎爾特，咱們讓他們好好談談。

俄可是爲什麼呢？他們那裏有什麼秘密呀？

魏（挽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拖到台口，用激憤與同情的鬪子，向莫扎爾特說）莫

扎爾特，告訴我，你爲什麼到現在什麼也沒有當上？能寫你那麼好的歌劇的音樂家，難道只配當一個沙爾茲堡的司樂嗎？

俄（懷着一種痛心的預感，目不轉神地凝望着洋台那邊，他想望那里走去）爲什麼愛洛霞跟經理在那里閒談，我就不能過去呢？

魏（不耐煩地抓住了他）這就正是我要跟你談的了，莫扎爾特，你不懂我的意思嗎？你以爲愛洛霞不高興多向你笑幾笑，不願意向你表示親近，反去喜歡那個藝術商人嗎？可是她能跟你弄出什麼來呢，莫扎爾特？你父親的話是對的，她難道不在維也納唱歌劇，反跟着你跑到沙爾茲堡去嗎？你自己說說，莫扎爾特？

俄（眼光依然沒有離開洋台那邊，喉嚨急得塞住）我要在維也納工作，這你自己也知道。我不回去了，我要呆在此地。（他想擺脫開她好過去。）

魏（用力把他抓住，回頭很快的向洋台望了一眼）莫扎爾特，聽我說，你得趕

快在維也納找一個位置，不然，這就太不公平了！不過這可就得趕快，莫扎爾特，快一點還能有辦法。

俄 讓我找愛洛霞去！

魏 你爲什麼不去當皇宮的製曲大臣呢？

俄 可是Salieri佔着那個位置呢。

魏 那麼大禮拜堂的司樂呢？

俄 他們說我年紀太小。……讓我找愛洛霞去！

魏 莫扎爾特，你願意毀掉她的幸福嗎？可是我知道你不是個壞人哪。

〔俄夫剛不自主地跌坐在一張椅子上，用手蒙上自己的眼睛。〕

魏 （撫慰他的頭髮，感嘆着說）哎！莫扎爾特，是這個世界太壞了！可是誰叫你沒有錢呢？世界上沒有窮天才的。……

〔洋台那邊的談話，愈來愈活躍，愈溫柔。〕

魏 (往洋台那邊望了一眼，然後向莫扎爾特熱心的樣子說) 還是去想點辦法吧

，莫扎爾特！開一個演奏會，這你就可以賺一千塊錢。(搖動他的肩) 趕快！趁着你的大主教正在維也納！去，去求他答應你開一個演奏會。他們應該請你當歌劇院的指揮。我也去替你想辦法。我去跟這位經理談談。自己拿穩了，莫扎爾特，一切都還來得及商量，你只要能找到工作，有了錢。……

(她把莫扎爾特扶起來，給他戴上帽子。他好像僵木了一樣，由着她擺佈) 那個時候，你想，難道我們不都快活嗎？我的好孩子！那麼走吧！快跑去，去想點辦法，去奮鬥呀！……就是為一個女人也得去奮鬥呀！

〔魏太太把莫扎爾特從右門推出去。愛洛露看見了，站起來，好像不自覺地就要跟着去。魏太太趕快迎住了她，把她又推回原來的地方去。〕

魏 (很小的聲音) 回去坐着，快！你瘋啦！你想在臨了臨了把一切都丟了嗎？

席 (也站起來，離開那洋台的角落) 我覺得在一切條件上，我們都是同意的。

我該走了。一個劇場經理，永遠是忙得要命的，你們知道。我希望魏小姐，將來我們兩個……在一切關係上……都會滿意的。

愛 我心裏是怎樣的感動，簡直沒有法子向您表示，我高興極了。……我準備把整個生命都貢獻給……啊，我謝謝您！（她把手伸給席康奈德，讓他去吻）

席 那麼今天晚上見了，到劇場來試試您的聲音。再見，太太，小姐，再見！

魏 （趕到門口，把他拉住）現在讓我這個走運的母親來謝謝您吧……您真是一個懂得發現天才的人！可是請問您，經理先生，您不能照樣也幫幫這個莫扎爾特的忙嗎？比如，叫他做個樂隊指揮什麼的，這可真是一個大音樂家呀。

席 就音樂家而論，他的身份太大了，差不多不是我所能想得出辦法的。以他本人來說呢，他的個子又太小了，還是個小孩子呢，樂隊指揮是非上年紀不可的。他得能左右得了樂隊裏的那羣流氓，他的神氣還得鎮壓住觀眾。再見啦！……一個劇場經理，永遠是這麼忙的要命啦。……

「他去了。魏站在門口，沉思地搔着耳朵。愛洛霞也想着心思，慢慢地踱到鋼琴的前邊，……坐下，……把莫扎爾特樂譜拿起來，……不由自主地，她的鋼琴慢慢地伏在鋼琴上，忽然，她的哭聲迸了出來。康士坦絲偷偷從鏡子後面出來，也在哭

魏
（轉過身來）康士坦絲？你這是怎麼啦，康士坦絲？

——幕

第二景

柯大主教的維也納宮。一間大廳，在半開的中門前。侍從長西勞夏壁直地站着，監督僕役們工作。兩個僕人端着盤子走進餐廳裏去。

俄
（從右邊跑進來，跑得氣都喘不出）西勞夏先生，您好呀？

西
（頭髮斑白，冷靜，縝密；說話的聲音很低，帶着一種憂鬱的調子）哦，莫扎爾特先生，您好？您有什麼事呀，這麼慌？

俄 (已經向餐廳的門帘後匆忙地望了一眼) 我想見大主教講句話。

西 (把手拍在他的肩上，柔和地說) 您先鎮定一點，您聽我說嗎？他們剛剛奏完您最近寫的四重奏，真是美極了。每次大主教用飯的時候，我總忘不了叫他們奏你這段曲子。

俄 我是求您讓我跟大主教談句話！

西 可是您還不知道嗎？大主教正在用飯呢。(他用一對憂愁的目光，觀察着俄夫剛) 我想您還是先到廚房去弄點飯吃罷。

俄 不行，我等不了。我或者見一見阿高伯爵，請他轉達我的請求，好不好？

西 (先往門帘後望了一眼) 瞧，他好像已經看見您了，他來了。(他預先鞠躬下去)

阿 (和竊中露着高傲) 莫扎爾特在這兒啦？

俄 (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) 伯爵大人您好！我可不可以請求您伯爵大人，費心

把我最恭敬的請求，轉呈到大主教的座下呢？我請求大主教准許我在維也納爲我開一個演奏會。

阿 這辦不到，莫扎爾特。因爲我正給你帶來大主教的命令，要你在三天之內，搭快車回沙爾茲堡去。

俄 三天之內？那不行！

阿（冷冷地）這話是什麼意思，莫扎爾特？這是你的義務。

俄 請您別見怪……可是正在這個時候……我不能走，伯爵大人，我得等幾天！

阿 這是下給你的命令。（轉過身去，背向着莫扎爾特走了）

俄（失望）伯爵大人！

西（低聲）當心點，莫扎爾特！

【阿高伯爵走到門框底下，又停住了脚步】

俄（哀求）伯爵大人，我三天之內不能動身，我還得等着收一筆款子，我的

Sonate演奏的報酬……

阿 我還忘記對你說，你走的時候，要替大主教帶一包東西到沙爾茲堡去。

俄 伯爵大人，我求你……那我會丟掉很多錢的……

阿 我一點也沒有法子變通，這包東西很緊急！

俄 （猛烈地把頭往後一仰，用挑戰的眼光注視着伯爵）很緊急？可是對不起，我沒有福氣給主教大人效這個勞！

阿 （用眼光估量着莫扎爾特）我什麼都沒聽見，莫扎爾特！（說完，就進入旁邊房子里去）

〔俄夫剛露出迷惘的神色，要跟上去〕

西 （攔住他的路）莫扎爾特，別糊塗！

俄 （憤怒極了）好哇，爲了這麼個蠢的大主教，一年才給我四百塊錢，我就得把自己的演奏會，把自己能得到的一千元錢一脚踢開嗎？

西 (急忙地把發應的門帘拉閉) 別這麼大的聲音，莫扎爾特先生！

俄 他把我當做一隻耍把戲的狗，在他的私人演奏會里耍給人家看，這我還不如立刻就辭職的好！

西 我的莫扎爾特先生，請你讓我這麼一個老頭子向你進一點經驗之談的忠告吧。……我跟你父親在童大主教，*Le chanoine eointe de Thun* 那裏，一齊同過多年事，看在這個情分上，我也應該向你勸告幾句。……演奏會不是一個固定的職業，這你自己也知道。你若是丟了沙爾茲堡大主教的這裏的這個位置，你去拿什麼過活呢？

俄 我不會製曲嗎？我不能開演奏會嗎？到處都有人喜歡我的音樂。

西 只靠着自己的名譽跟羣衆的愛好，你是沒有法子生活的。你知道這種偶然的收入有多麼靠不住。任何成名的音樂家，都是有一個固定的位置的。

俄 我可以苦幹，我的需要又不多，我吃的少喝的少。

西 你難道不想到有一天會結婚，會有一個家庭嗎？

【俄夫剛聽了這話，默然不語，低下頭去】

西 我真替你的老爸爸發愁，他一向當差又忠實又誠懇，他將怎麼還清他那筆債呢？

俄 我會送錢給他的，只要我能自由！自由！

西（搖搖頭，表示憂慮）自由？這就是說！孤孤單單離開一切的人。可是莫扎爾特！你要是真的孤孤單單再沒有你父親，沒有穩定的收入，那種的……你若果是讓你的音樂把你弄得糊塗到不肯去找一個固定工作，那你可真是瞎了眼。如果你這次不留意動身，那也好辦呀，找一個籍口就是了，你就說快車早已滿了，沒有坐位了。……唉！（他一跳站起來，深深地鞠下躬去）

【阿高出現在餐廳的門口，他把門帘拉開，恭恭敬敬地讓開了路。讓大主教走進。

俄夫剛站起來，也鞠躬，只是太不熱誠。西勞夏連連鞠着深躬退下

大（嚴厲地釘着莫扎爾特看。經過一度靜默，才問）這個孩子什麼時候動身？

俄（彎下腰去，用服從的口氣說）我本想後天動身，可是快車上已沒有座位了。

大 那麼我勸你今天晚上就動身，不然我就寫信到沙爾茲堡去，停了你的薪俸。

俄 我懇求主教大人，准我再呆幾天吧。（他的聲音簡直是一個小孩子在哀求的調子）目前您在沙爾茲堡并不需要我。

大 我在什麼地方需要我的司樂，我自己曉得。

【俄夫剛絕望了，斜垂下頭去，一陣靜默】

大（慢慢走到莫扎爾特的面前，開始說話的時候，聲音是很低的，但是到了後來，一種深刻而激烈的熱情，就從他那冷酷的倨傲面具之內，一點一點地透露了出來）聽我說，你這個倔強的孩子。其實叫你回去，是爲你打算啊。在這樣一個浮華庸俗的都市裏，你會把上帝賜給你的天才毀壞了的。沙爾茲堡

的幽靜，才能叫你的靈魂成熟，才能把你的天才發揮到它的高峯。

俄（抬起頭來，麻木，茫然）如果大人真是這麼欣賞我的音樂，那麼您就不要再拒絕我……

大（大聲叫出）我永遠不能把我這寶貴的工具讓給任何人的。你是一架琴，上帝把這架琴交在了我的手里，就應該由我來替上帝盡責。

俄（直率地）可是大人，我不是別人可以隨便彈弄的一架琴，音樂是從我自己心靈里發出來的，是我的心的聲音。

大（他一直向莫扎爾特走過來，聲音起了一種懇求，又幾乎是痛苦的調子）莫扎爾特，……音樂家沒有人指導，是不會有成就的。沒有道高德重的教主指點，音樂是得不到正果的。莫扎爾特，你要在上帝和塵世之間，選擇一樣。

俄（在大主教的注視與過分誠懇的聲音之下，往後退縮）我……我敬拜上帝……但是我愛塵世。

大（驟然沉靜下去，制止了熱情）莫扎爾特太年青，太糊塗，簡直不懂事。既然還不懂事，就得聽別人的話。你搭最早的一班郵車動身！（他向迎面的那扇門走去，阿高在後面隨着）

俄（傲慢地把頭往後一仰，簡直抑制不住自己了）大人……我不去！

大（猛然把身子一轉）什麼？這個不聽話的混帳東西，我還沒見過這麼不知進退的用人。

俄（壯起氣來，面對大主教，用眼直瞪着他）我還不知道原來我是個騷差。

大（也不再抑制自己了）怎麼？又是這荒唐念頭嗎？滾開！下賤東西。

俄（乘着火氣，挑戰）那麼大人是不滿意我的了？

大什麼？你要威脅我嗎？（舉起杖來）離開東西！我不願意再跟你這個流氓多廢話。

俄 我也不願跟你多廢話。

大 (用眼瞪了他一陣) 這……簡直是個流氓……! (暴怒着轉背過身去，往右邊走向。阿高伯爵急忙又隨過去) 簡直是叛教!……簡直是污蔑上帝!

大 (走到門限的地方，低聲對阿高說) 再去想法子勸勸這個孩子。

阿 (微微一笑) 我會叫他明白過來的。(他把門帘舉着，等大主教走出，他才跟着下去)

【俄夫剛身不由自主地跌坐在一把椅子上。忽然，他跳了起來，在房子里激怒地走着，隨後，又坐在鋼琴前邊，彈一只激烈而熱情的疾拍(Mazurka)調子，來傾吐他內心的悲憤

【阿高又進來，沒有叫莫扎爾特看見他。傾聽他的音樂，一邊點着頭，表示讚美的意思。莫扎爾特彈完了琴，把頭一下扒在鍵盤上

阿 (微笑着走到莫扎爾特的身邊) 怎麼樣? 我的年青的先生，你這藝術家脾

氣消下一點去了嗎？來！咱們談談。（他坐下來）你也坐下，莫扎爾特先生。

俄 （當阿高向他說話的時候，他已經站起來。這時還在立着，灰冷的說）我請求伯爵大人，把我辭職的意思，轉達給主教大人。

阿 你先坐下，莫扎爾特先生。何必這麼氣盛呢？你當真想要滾進這個大世界裏去，像個要飯的一樣，沒有穩定的職業，只靠演奏來辛辛苦苦地掙一點兒錢嗎？莫扎爾特，那你可真是瞎了眼了。

俄 伯爵大人，如果這樣就叫做要飯，我倒情願去要飯，不願意再侍候這麼一個主人了！

阿 你倒是很自傲的！

俄 是的，伯爵大人，因為我是一個人。

阿 你看看我吧，像我不是也得時常受他一點殘酷無情的話嗎？

俄 您當然有您忍氣吞聲的理由的。

阿 哼……哼……可是我，我是個高貴的人啊！

俄 高貴不高貴，只能看他的心地。我也許不是個伯爵，可是我這心地，也許比多少伯爵的還高貴些呢。

阿 （愈聽下去，愈難抑制自己）嗯……可是無論如何，這總有點分別……

俄 有分別的地方就是：我們可以把每個教堂司樂都變成了伯爵，可是永遠也不會把每個伯爵都變成司樂。

阿 （大怒起來）那麼就是說，你承認我阿高伯爵和你莫扎爾特之間，也有這樣的分別了？

俄 是的，分別是這樣的：阿高伯爵非依賴着大主教不可，莫扎爾特可不。

阿 （他氣得管不住自己，怒吼起來）滾出去，你這個混蛋！

〔他抓住莫扎爾特的半腿，把他往右邊一推，又在莫扎爾特的背後，野蠻地踢了一腳，把他踢得一跤跌出去，滾在右邊門口的地上。阿高喘不出氣息地從中門走出。俄

夫剛摔得暈過去，四脚伸着躺在地上。西勞夏出現

西（扶着莫扎爾特起來）莫扎爾特，唉！可憐哪！

俄（清醒過來，反抗地）不要臉的東西！這個走狗！放開我！我要把他那一腳還給他！

西（和他掙扎）這可絕對使不得的！我的好莫扎爾特先生！他是個伯爵！

俄管他是伯爵是聽差！只要他侮辱我，他就是條狗！我要把他殺了！

西（用力扯住了他）可憐的孩子，你真是瞎了眼了！

——幕

第三景

維也納一條街道。右後是劇場的演員出入便門。夜擡近了。行人走過。劇場的大門口，貼着一些海報，戲碼，預告。一小堆游手好閒的人，在那裏東瞧西望。莫扎爾特

由左邊走來，帽子也沒了，衣服襤褸，神志昏亂。他望見那演員出入便門，就停住了脚步，猶豫不決。隨後，他整整自己的衣服，就向那演員便門走去。這個時候，那一羣好奇閒蕩的人們，都已經走散了。席康奈德一陣風似地從便門出來，十分興奮。

俄 (向他行禮) 經理先生，您好？

髮 (吃了一驚) 啊？原來是你，我的小偉人！你這些日子到什麼地方去啦？你這回可又遲了一步啊，愛洛霞剛剛唱完，我們的愛洛霞，啊，就是你丟掉的那個愛洛霞！你簡直想像不出！你聽聽……(劇場里傳出鼓掌的聲音) 這，這全是歡迎我們的愛洛霞的！

俄 「我們的」愛洛霞？

席 (輕輕地彈了一下莫扎爾特的嘴巴) 對了，「我們的」愛洛霞！因為她是屬於大家的！我告訴你，她是未來的大明星！她不久就會賺多少錢啊！我想起來心都是跳的！我的年青的朋友，當初還來得及的時候，你早就該把她娶到

手裏！可是現在呢？嘿……嘿！從前我帶着我的劇團到 Klagenfurt 演戲的時候，那裏有那麼一個……

俄 經理先生，我想跟你談點正經事。

席 我知道，是想當樂隊指揮，是不是？你不用說我就知道，我知道，辦不到，莫扎爾特。你的個子太小了。……你聽見這些鼓掌了嗎？我們的愛洛霞一會兒就要出來了。我呢，我還得趕快跑到辦公室去，給她的合同簽字，你知道，一個劇場經理，永遠是忙得個要命的。再見了，小偉人！

俄 對不住，經理先生，請你再稍爲等一下。……我那個歌劇，……我覺得似乎還應當向你領一點錢！

席 （忽然把腰一挺）什麼話，莫扎爾特先生？爲這個小小的歌劇給你三百元錢，你不是早就全部領走了嗎？

俄 十五天的工夫，你已經賺了十倍這個數目的錢了。

席：對不起，莫扎爾特，那是我的錢，該我賺的。而且我還得要維持許多別的開支呢。

俄（全身緊張）我所指的不是這個。大概我的歌劇在慕尼黑和波拉格Prague，這個時候該都演過了，那難道就不給我一點報酬嗎？

席：對不起，莫扎爾特先生，我們早把樂譜賣給他們了。

俄：可是那音樂是我的呀！

席：可是找人抄寫的錢是我的呀！

〔席康奈德冷酷地鞠了一躬，就走開了。莫扎爾特用眼睛送他走後，把頭慢慢低下，兩隻胳膊，也不由自主地垂落下來。這個時候，從左邊來了一個討飯的瞎子，帶着個提琴，他停在牆角，取下帽子，把帽子翻過來，反着放在自己的面前，就開始拉琴。有幾個行人，停住了腳步，在聽：〕

第一行人他拉得真好聽，這是什麼曲子？

第二行人 你都聽不出嗎？自然是莫扎爾特的曲子嘍。

第三行人 這麼美妙的東西，別人是做不出來。

第一行人 你看，這個莫扎爾特給人無限的快樂，他現在的生活，一定是滿舒服的。
的了。

〔行人們各自走上了自己的路，只留下這個乞丐在拉琴〕

俄 (站在那裏，一動也不動，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，什麼也沒有聽見一樣，終於他聽見了乞丐的提琴聲，就慢慢地向那個瞎子走過來) 告訴我，老先生，你常拉莫扎爾特的曲子嗎？

瞎 差不多總是拉他的曲子，先生。莫扎爾特是走時運的人物。

俄 靠着莫扎爾特的音樂，你可以維持生活嗎？

瞎 當然啦，先生！

俄 這就奇怪了！對於我，莫扎爾特可就不中用了！

「一陣陣的掌聲，不斷地從演員便門散放出來，一次比一次響亮。停了一會兒，一羣人就湧了出來。愛洛霞出現，手里拿着一大把花球，前後左右都圍滿了擠在他身邊的男人。在嘈雜中我們還聽見許多恭維的話：「太精彩了」——「沒有人能比得上的」——「這個聲音多麼純啊！」——「多麼高貴啊！」——「多麼了不起的一派啊！」……俄夫剛迎上去一步

愛（望見莫扎爾特，向他走過來。可是她的態度上保持着一個距離，遲疑着）
啊……是莫扎爾特先生啊！……

俄（深深地行了一個禮）我給你道喜，愛洛霞小姐。

愛（剛才您沒有在劇場裏，多可惜呀！演得挺順利的。（一陣發窘的靜默）是的您的曲子叫人歡迎極了，謝謝您！

「俄夫剛拿眼看着她，說不出話來。愛洛霞往旁邊看，很躊躇。陪着媽出來的那些男人們，又重新包圍上來，結果，就使得莫扎爾特不得不引退

陪送愛洛霞的男人們：真是妙極！真是不可思議！在舞台上好久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天才了！——你把瑪拉太太（Mrs. M.）都壓倒了！——多好的聲音！——唱得又麼多好！

席（一陣風似地又從左邊來到，手裏拿着一大把花球）愛洛霞！愛洛霞！快！快着點！馬車正等着呢。（他把胳膊伸過去）

愛（挽着席康奈德的臂走過去；又扭轉過頭來，向莫扎爾特問）莫扎爾特……最近可以見到你嗎？

【席康奈德把她拖過左邊去，嬉戲夾在那一羣隨從的中間消逝了！】

俄（用眼睛望着她走去，向她深深地行了個禮）再見了……我們的愛洛霞！

【盲音樂家又把提琴拉起，莫扎爾特注視着他，慢慢走到他身旁，接過他的琴來

俄 借我用一會兒，老先生。（他開始拉提琴）啊！音樂！我要是沒有音樂，我會變成什麼樣子呀！啊！音樂，音樂！

〔他拉着提琴。那乞丐被他奏出的樂聲所迷醉，用那看不見東西的兩隻眼睛，盡力向着莫扎爾特望。行人都聚攏了來。錢就像雨點一樣地拋到乞丐的帽子裏〕

俄 拿去吧，老先生你再拉。我的不幸會消滅的，可是我的音樂永遠要存在的！

乞 (驚疑迷亂) 你……你是誰呀？

俄 一個不走時運的人……一個同行的人，跟你一樣，一個瞎子，是個要飯的，再見了，老先生！

〔莫扎爾特消逝在已經擱近了的黑夜茫茫中。瞎子往前邁了幾步，把兩隻手伸出去，想要追隨他。別人都茫然地看着。〕

——幕

第二幕

第一景

一個小飯店的花園。老栗和楓樹的叢葉，默然無語地垂到一張張雜色的桌布上。樹枝間隨處懸着掛燈和花圈。蒲許堡先生穿着暗色的衣服，坐在一張桌子前飲酒。從後邊低矮的牆外，露出一所大房子的側影，從那裏傳來音樂和唱聲。

周
（五十歲，生着一副蒼犬樣的鬍鬚，繫着圍裙，他把酒端來，咕嚕着）又是一瓶，九元錢！

蒲
記在我帳上吧。（周瑟夫端了盤子欲下）周瑟夫，那個莫扎爾特今天沒有來嗎？

周
還沒有來，不過他會來的。他每天都在這裏寫他的音樂，聽着那邊的唱歌，

一寫就寫到很晚很晚！

蒲 (嘆息，搖頭) 莫扎爾特是個天才，但是在維也納他竟然連飯都吃不飽！

周 他的身體真是一天一天壞下去了！我看他的病重得很，可憐，這樣一個好心腸的人！

蒲 你不要再給酒他吃了，酒對於他的健康是不好的。

周 沒有，我沒有給，我曉得。唉！再沒有人幫他的忙，他的病是不會好起來的。噲。蒲許堡先生，您不能幫他一點點忙嗎？

蒲 周瑟夫，我已經借給他不少的錢了。可是他……

周 是的，我知道，蒲許堡先生，我是說，您不能跟那些大人物們說說，給莫扎爾特把那個大教堂司樂什麼的位置謀到手嗎？我聽他說，只要弄到這個位置，一切都有辦法了。

蒲 我已經說了，已經跟市長跟議員先生們都提過，提過多少次了：像莫扎爾特這樣一個舉世聞名的音樂家，我們竟然沒有位置給他，這真是一件丟臉的事，但是有什麼用呢？他們只是推託，他們說他沒有資格，他們以為我忙着替莫扎爾特找事，是想把他欠我的債弄回來，哼！

周 市長先生這麼說嗎？

蒲 議員先生們也都這麼想。但是——說它做什麼呢？周瑟夫，我要到劇場那邊去走走，馬上就再回來。

周 好的，好的，您去吧。（周瑟夫向左方下）

蒲 莫扎爾特來了的時候，不要再給酒他喝了。（他戴上帽子，走出了花園）

〔稍頃，莫扎爾特從右邊走來，他老得多了！神色悽苦，步履疲乏，腋下挾着許多音樂稿紙。上來，把帽子一丟，就坐在一張桌子旁邊，用手支着自己的頭。〕

〔遠處傳來合唱的聲音，歌聲愈唱愈清楚。莫扎爾特傾聽。周瑟夫已經從左邊來了

，他都沒有看見。周瑟夫端着一瓶酒，一只玻璃杯，一個蒙蓋的盤子，一瓶墨水，幾隻鸚鵡。

周（臉上露出一副善意友愛的微笑）您晚上好呀，音樂家先生。（莫扎爾特沒有聽見。周瑟夫走到桌子前，把端着的東西，都放在桌子上）您大概準是又要寫音樂了，是吧？寫吧，寫吧，音樂家先生。我正好把你要用的東西，拿來。了。（他仔仔細細地擦乾淨了桌子）

莫 哦！周瑟夫，你好嗎？周瑟夫……剛才我只顧聽這個合唱了。

周 他們在那邊劇場裏，從中午就這麼喊起，一直喊到現在。

莫（微笑）你把這叫做喊嗎？

周（給他斟上酒）是喊是唱，在我都沒有分別，什麼音樂不音樂，我管不着。各有一行，是不是？

莫 那你就損失一個很大的樂趣了，周瑟夫。

周 哈，您知道，當初我們在Bischofs城外打土耳其人的時候，我的大隊長老鄧說「一個當砲兵的，最好是聾子」您猜怎麼着，他剛說完這句話，一個開花彈，就把我的耳朵給震聾了。

莫 (笑了) 原來你是個老砲兵啊，周瑟夫！(嘆了一口氣) 我要是有像你這樣的一種聽覺多好啊！這可比耳朵還能聽得更遠呢！你可以用你整個的靈魂去聽，這是很多音樂家都不成的。

周 嘗一嘗這個酒吧，音樂家先生。您的臉色今天又是這麼可憐的樣子了。

莫 (低下頭去) 我病了，周瑟夫！

周 您一定是在波希米亞(捷克)喝啤酒喝得太多了，所以把腸胃弄壞了。(莫扎爾特抬起頭來) 什麼病都是從胃裏來的，這是Hans大公爵在Bobrasse病得很重的時候，我們的大隊長老鄧說的。(他把那蓋着的盤子揭開) 嚐嚐這個火腿麵包，音樂家先生。

莫 火腿？周瑟夫，我今天晚上沒有錢。

周 您就明天給好了。這個酒只算您五塊錢。

莫 明天我也沒有錢！我的太太病得很厲害。

周 那就以後再說，好商量，音樂家先生。您只要能一提筆寫音樂，就不會這麼發愁了，我頂清楚您的啦。這兒您的墨水，我已經給您把筆尖修好了，您瞧。要是那些戲院子裏的人別再來打擾，您今天可就清靜了。可是我，我得走了。

莫 (已經把音樂稿紙在面前展開，機械地拿起了筆，然而他的目光一直還是昏暗而出神的) 他們已經把「魔笛」(La Finte enchantée)的第二幕排好了，可是我的第三幕，一點也寫不出來。……像這個樣子，怎樣能工作呢？這簡直把人壓碎了啊！

【周瑟夫已經從左邊出去。莫扎爾特俯在他的音樂稿紙上想寫，但，不久，他的臉

上顯露出很深的痛苦，就合上眼皮，把頭伏在桌面上，那枝筆從他的手中落了出來，夜降臨了。

〔右後，席康奈德出現。他微笑着觀察莫扎爾特這個樣子，對他身後的一個人作了個手勢，用脚尖偷偷地，從這棵樹後，溜到那棵樹後，向着莫扎爾特溜了來。三個青年和三個少婦，跟在他的身後，都很小心，不出聲，臉上露着開心的神色。他們彼此手拉着手，穿的衣服，有一半好像在劇場排戲一完，一直就跑出來了似的。他們把莫扎爾特圍了起來。可是莫扎爾特什麼也沒有看見。〕

席 (領着唱，用手勢示意別人，好像是在指揮一個樂隊似的，) 他睡了……他睡了……他已經睡着了……

演員們 (一個跟一個地隨上那個音程，合唱起一隻即興的調子) 他睡了……他睡了……他已經睡着了……

莫 (抬起頭來，發着厭倦的微笑，看他四周的人) 戲排完了嗎？

席 一點也不錯，我的朋友。我們工作，我們這些人都工作，工作的是我們，可
是你呢？你睡覺！現在我們的工作完了，所以想稍爲開開心。周瑟夫，點燈
來，打酒來！點燈來，拿菜來！周瑟夫！（他把話都唱出來了）周瑟夫！

演 （合唱着）周瑟夫！周瑟夫！

〔演員們有幾個坐在莫扎爾特的桌旁，有幾個去點起五色紙的燈籠。在以下對話進
行中間，他們一直不斷地在低唱着這個調子〕

演 周瑟夫……打酒來……這裏……拿菜來……這裏！

席 （坐在莫扎爾特的旁邊，把胳膊圈在莫扎爾特的兩肩上）讓我們看看你寫好
的東西，我的小偉人，把你那神聖的曲譜，給我看看！怎麼，我什麼也看不
到，真的，一點都沒寫？這就是你的天才的發洩嗎？（他用手拍着桌子）我
的先生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三個禮拜以後，就得開演啦？

周 （沉重地搬上來酒和香腸，他一路侍候着大家，一邊呢喃着）一瓶酒八元

錢！

康（對莫扎爾特說）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，我對你說，如果你不快一點寫，我就毀了，我們大家就都毀了。格蕾脫，連她也毀了！是不是，洛蕾脫，嗯？

格（是一個很年青的女演員，正坐在莫扎爾特的另一邊，聽了這個話，把身子往莫扎爾特身上一歪，做出一副溫柔的笑容）沒有你我就毀了，莫扎爾特，整個毀了！

莫 我這個樣子怎麼能工作得下去呢？席康奈德。康士坦絲病了，家裏一個錢也沒有！

席 那麼你更得加緊工作啊。你得想想那些豐富的收入，都正等着你呢。

格 你也替格蕾脫想想呀。

席 我，席康奈德，也許是浮燥一點，可絕不是忘恩負義的！絕不是的。有一次，我帶着我的劇團，到A-GRAZ……

莫 可是你們得叫我的靈魂休息一下，讓我的心自由一下，舒適一下，我才能工作啊……

席 (給他斟了一杯酒) 要你的心舒適一下嗎？好，周瑟夫剛剛給你拿了茶，先把你的心自由一下，我的莫扎爾特老弟！格蕾脫她會幫忙叫你的心舒適的。來！格蕾脫。

格 (嬌媚地舉起杯子，去撞一撞莫扎爾特的杯子) 祝您健康，莫扎爾特！

【莫扎爾特回看了她一眼，回答了她一笑，把酒喝下，這時，蒲許堡在左邊出現，站在那兒，沒有前進】

席 (又給莫扎爾特斟滿了一杯) 朋友，喝吧！世界會給你變個樣子的。(他望見了蒲許堡) 瞧！那邊是誰來了？哦，蒲許堡先生！您好，您好！(他走過去迎住蒲許堡，把他強拉到桌子旁邊來) 您肯光降，來給我們這個小小的樂隊增光，我們真是榮幸萬分。

蒲 (保持着相當限度的身份) 諸位都好?

演 您好。

莫 (站起來) 啊! 蒲許堡先生!

席 你們大家給蒲許堡先生讓個座位! 空位, 聽見沒有? 來, 坐我的位子, 靠着您保護的莫扎爾特坐, (他強讓蒲許堡坐在一張椅子上) 來, 酒呀!

莫 (把兩隻手伸向蒲許堡) 蒲許堡先生, 真是巧遇……

蒲 又喝酒了嗎? 莫扎爾特, 唉! 唉!

莫 這真是巧遇。您知道嗎! 蒲許堡先生, 今天我找了您整整一下午 (莫扎爾特已經被酒所激熱, 傾身向蒲許堡, 拉住他的兩手, 低聲對他說) 我的好蒲許堡先生……請原諒我……原諒我您一見了我就抓住機會不放, 請原諒我總這麼纏着您……我早就想對您說了……可是我總覺得難以開口, ……我已經欠了您這麼多的錢……

蒲 (感到爲難) 莫扎爾特！還是下次再談吧！

莫 可是，我的天哪，我現在所處的境遇，真是壞到不能再壞了，我要再得不到幫忙，我就什麼都完了，也許連我的性命也完了！

〔格蕾脫已經在無意中把這幾句話聽了去，她感到痛苦，羞慚，就把頭低了下去

席 (他正在幾步以外，現在，他，也注意到這後幾句話，於是走到莫扎爾特和蒲許堡的背後) 蒲許堡先生，請您來一下！只一分鐘！有一件非常要緊的事！只一分鐘！(他差不多等於強迫地把蒲許堡從椅子上拉起來，把他拉到台口，回頭向後望着說) 格蕾脫！別叫莫扎爾特的靈感跑了。

蒲 不要由着莫扎爾特喝這麼多的酒，席康奈德先生！這我可不贊成！他病得很重，你是知道的，這可是毀他的健康的。

席 對於我們，我們這些不朽的人物，活多大歲數絲毫沒有關係，我們只曉得創造！創造！三個禮拜以後我要叫他的歌劇上演，我的節目裏，已經什麼都沒

有可演的了。

蒲 可是……

席 您聽我說，蒲許堡先生，別再借給莫扎爾特錢了。這是一個漏了底兒的管子，你自己將來會明白的。他一有了錢，就會一點工作也不做了，那麼，也就不會把他的歌劇寫完了，那麼，您也就永遠收不回您借給他的錢了。

蒲 可是……

席 可是，如果您把錢借給我，借兩萬元錢給我，我就可以把他給我寫的這個了不起的歌劇，了不起地演出，這戲可以給我賺一筆了不起的錢，我也就可以把您這了不起的兩萬元錢，加上利息，很快的還給您，而且還可以拿一筆了不起的報酬，送給莫扎爾特，叫他也好還一邊債。這樣，各方面就都安排得再了不起沒有了，您覺得怎麼樣？

蒲 可是……

席（做出一片知情的樣子，擁抱他）那麼，您是答應了！一切都了不起了！孩子們，給莫扎爾特把酒斟上！

蒲 可是對不起，不要叫莫扎爾特喝這麼多。

席 我們難道不應該把我們的整個生命，都為藝術而犧牲嗎？我也犧牲，我也喝！我們大家都是藝術家，我們的內心都在燃燒。這邊來呀，蒲許堡先生，莫扎爾特現在不該再想他的煩惱了。有一次我帶着我的劇團到Gren……

〔兩個一邊說着，一邊走下〕

〔夜已降臨了。點起的五色燈籠在昏暗的樹枝間憧憬着。莫扎爾特的身邊，只有格蕾脫一個人。他整個心思全吸收在對她聲嘶的談話裏。他在說，她在聽，看得出她是被他的話感動了。其他青年男女，都分佈在別的桌子上。歡愉已經掩起，整個空氣微微有些灰色，個個都像被黑夜之淒涼掩遮了一層昏暗。〕

第一演員（還用着席康奈德最後那幾句話的腔調）喂，周瑟夫，叫些音樂家過

來！我們也想聽聽，我們。

〔遠處音樂的聲音，這時聽來更清楚了〕

第一女演員（和着這遠處傳來的調子低唱，隨後跳起來）加斯脫，來，跳舞！

（她們開始跳舞，從另一張桌子上，又站起一對，也加入了她們跳。）

格 莫扎爾特，您聽，這又是您的音樂！

莫（注視着那幾個跳舞者，他的臉上發出光輝）這些孩子們，他們奏得還不太壞。

格 您看，……無論如何，無論如何，可是您給人多大的快樂呀，莫扎爾特。

莫 啊，格蕾脫，快樂本來就存在心裏，用不着再給它添；我們只能從哪兒取，而我們去取的時候，是懷着多麼急迫的心情啊！其實，這就像遺產一般，我們可以任意從本性裏接受的。快樂不是別的，就是解放了的本性啊！它原來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，而，這可悲的環境，偏偏給它加上了腳鐐手梏，

把它拖死。所以人們只能在音樂裏，才聽得見快樂，像回憶，像呼喚。

格 音樂有時也是很悲哀的呀。

莫 這也是快樂呀，永遠是快樂！這是失却了的快樂，人們在懷念着它呢，這不過是幸福的反而而已。庸俗的苦痛，是沒有音樂的。一個人一生沒有快樂，可以寫出音樂；但是不懂得快樂的，就永遠做不出音樂來。當着音樂哭了的時侯，那是爲了幸福才哭的：它喚醒我們想念着幸福，它歌唱着人們應該有的權利，叫人們起來，爲着自己的幸福奮鬥！格蕾脫，來，我們跳舞！

格 啊，跟您？當然好，不過，您不應該跳舞，您病啦！

莫 病？我？我的肝也許病，我的胃也許病，讓他們病去吧！可是我，格蕾脫，我沒有病，絕沒有病！只要五分鐘沒有痛苦，我就彷彿能飛上天，飛上了藍藍的天，並且帶着你們，飛；來吧，格蕾脫！

格 莫扎爾特，您怎麼可能這個樣子呢？剛才您自己說，您的生活多麼艱難，多

麼悲痛，可是您寫出來的音樂，怎麼又像夜鶯，像百靈鳥，像春天那樣的快樂呀？

莫 那麼你不懂啦！我的小格蕾脫。生命既不是悲哀，也不是苦痛，那才不是生命呢。生命是你亮亮的眼睛；你的美麗的嘴唇；是天上的雲彩；是有月光的夜晚；是秋天的樹葉，快樂地披上了燦爛的衣裳；是拉飛耳的圖畫，是巴拉士坦的合唱，美呀，美呀，生活是真美啊！不過在它上面，却壓上了許多沉重的鎖鏈，多少妖魔鬼怪，吸盡了它的血，折磨它，壓迫它。但是我的音樂是從生命的最深源泉發出來的，這些怪物沒有法子靠近它。生命在歌唱，不願一切地在歌唱。總有一天，它從腳镣手梏的綑綁，解放出來，那時候，它就自由了，充滿了快樂，像音樂一般地光明起來！（忽然他把手撫在胸口，身子搖擺得站不穩。）不過我，我活不久了！

格 莫扎爾特，我的天哪！（她把他扶到桌旁）我剛才就說您不該跳的。

「遠處的音樂停止了。演員們又都靠近，大家都呆在不安的靜默里。」

莫

（坐下，羸弱地微笑着）那我該做什麼呢？祈禱嗎？懺悔嗎？（他飲酒，然後把他的樂譜稿紙，舖在面前）我好了。我沒有多少時間了。可是、音樂、音樂會永遠活着的！

「他提起筆，又把全心放在音樂裏去了。格蕾脫遞給他墨水壺。右邊，席康奈德和蒲許堡出現；席康奈德看見莫扎爾特在工作，就停了脚步。他沒有說話，只向演員們作了個手勢。這些人就一點氣息都沒有地退下去。莫扎爾特什麼也沒有看見，他小聲哼着。周瑟夫拿着一枝洋燭上來，一句話也沒有說，把洋燭輕輕放在莫扎爾特的面前，就退下去。這時，遠處傳來「魔笛」的音樂。莫扎爾特還在寫。天更昏暗了；在夜之朦朧中聽見愛洛霞唱「魔笛」裏「黑夜的女皇」的歌聲。」

第二景

莫扎爾特家裏的一間屋子。傢具很簡略。後面通鄰室的那道門開着，門裏沒有燈光。莫扎爾特坐在鋼琴前一張帶扶手的大椅子上，四周圍着枕頭，身上裹着一條被單。屋裏只有鋼琴上點着幾枝蠟燭，那微弱的燭光，照出許多奇異怕人的影子，在半昏半明中搖幌着。莫扎爾特的膝上，攤開一本音樂冊子，他那隻緊握着寫筆的手，却毫無生氣地懸在那裏不動，頭傾斜到一邊，兩隻眼睛閉着。

莫 (聽見有人來了，可是沒有睜眼，用一種痛苦聲音問) 是你嗎，康士坦絲？

康 (出現在後方鄰室門框里邊那片昏暗中。她穿着睡衣，身上裹着一條大披巾，胳膊上又另外搭着一條。冷得打寒戰) 你還在工作？睡去吧……這兒實在太冷了。(走近莫扎爾特，不安地注視着他，溫柔地撫慰着他的頭髮) 我

又給你拿了一條蓋的來。（把胳膊上那條披巾蓋在他的膝上）

莫（依然沒有睜開眼，只把手伸出來，摸到蹲跪在他面前的妻的頭上）可是你呢，康士坦絲？趕快回牀上睡去，我的孩子，床上暖和一點。

康（她慢慢哭起來）你看你的兩隻手，整個都凍得發青了！（她吻莫扎爾特的手）這你怎麼能夠寫呢？

莫（微笑着，依然沒有睜開眼）我就寫的是青色的音樂呀！

康爲什麼你不去睡呢？已經這麼晚了。

莫（睜開了眼，從鋼琴上把錶拿來看看）快半夜了……再過半點鐘，我的「魔笛」就要演完了，也許會有人來告訴我這次初演的經過的。

康（她站起來，含着悽苦）我們家裏太冷，朋友們不會來的。

莫（又合上了眼皮，微弱地搖頭）不……他們早就那……盼着這齣歌劇……他們會來的。我把門開着等他們呢。

康 你可以放下心把門關上吧。

莫 (一驚顫，向鄰室的昏暗中注視) 誰在那兒？

周 (出現在門框中，穿着外衣，手裏提着脫下來的帽子) 是我，音樂家先生，是周瑟夫。

莫 你呀……周瑟夫！進來吧。

周 莫扎爾特太太，您好？

康 (衰弱無力地) 您好，周瑟夫。

周 我還從來沒有叫人怕過呢，我真敢說，就連 *Wagner* 的土耳其人，要是見了我，也不怕我。……我這麼晚來打擾，請您別見怪。我去看戲了，我想稍為看看這個「魔笛」。看完了我就想……既然您的窗子裏邊還有亮，……我就想進來，告訴告訴您這個戲多麼受人歡迎。

莫 謝謝你，周瑟夫！(他微微一笑) 可是，你是不喜歡音樂的呀，你？

周 是呀，可是這裏邊的音樂，並沒有壞了別的東西呀。這玩意兒真是好看。你看那個Papageno跟他的女人Papagena，混身上下整個都是翎毛，真正的鸚鵡毛哇！……還有那條蛇，簡直是一條真蛇。還有那個黑夜的女皇，音樂家先生，這些個東西，您真該去看看！黑夜的女皇坐在一個真銀子做的月亮牙牙裏，她的衣服上滿是亮閃閃的星光，音樂家先生，您想出的這個主意多麼美呀！所有看戲的人，有多麼滿意呀！他們拚命拍手，拍起來就不停。戲院子裏真是熱得個要命！……可是，這兒您家裏，就有一點冷了。我瞧應該生個火吧？

「在周瑟夫侃侃而談的時候，莫扎爾特和康士坦絲心內千情萬緒，早已低下頭去，聽到最後幾句話，康士坦絲把頭轉了過去。而莫扎爾特抬起頭來，臉上露着酸苦的微笑。」

莫 是的……一點也不錯，我們應該生個火。

周 您聽我說，音樂家先生，我也就是爲了這個來的。我想您是沒有柴了，應該送一點來了。

莫 不錯，可是，要買柴，得有錢哪，周瑟夫。

周 去年也是我給您送的柴。

莫 可是，去年我也沒能付你錢。

周 音樂家先生，夏天您已經付的不少了。現在我已經有辦法了，只要您答應，我明天早晨就給您送兩堆柴來。

康 (忍住了那驚喜感激而又悲痛的眼淚) 謝謝，謝謝您，周瑟夫。

【莫扎爾特也想說幾句感激的話，可是，他的話被該苦的情緒所攔住，說不出來，只有在沉默中注視着周瑟夫，把手伸給他，可是還沒有等周瑟夫拉住，他那隻手又已無力地掉下去了。

周 這不算什麼。冬天得暖和暖和，這是太當然的啦，是不是？……那麼明天

見吧，……音樂家先生，您睡吧。……這個戲太美了。……我不要再打擾您了。……（他走去）我們不能因為他是音樂家，就叫他受凍呀！……（出去）

康（靜默了一陣之後，撫慰着莫扎爾特的頭髮，說）別發愁了，還是去睡吧！親愛的。

莫 還會有人來的，康士坦絲，你看吧，還會有人來的。那不是！（他在情緒激盪中站起來，向那鄰室的黑洞洞裏注視着）有人來了！

康 沒有人呀！（她傾聽了一下）沒有人。

莫 是有人來了。

康 你心裏要鎮定點才好。（她把莫扎爾特站起時所跌落在地上的披巾拾起來）

差（正從鄰室的昏暗中走出來，他說話的聲音尖銳，許多字都讀成笨重的齒音

——譯者註：Nazayer——比如把法文的「與」(e)都讀成N——)莫扎爾特先生，您好。

莫 (喉嚨緊塞) 這是誰？

〔在門洞中的昏茫裏，描繪出一個怪影：一個人，長，瘦，臉色像一張硬羊皮紙，戴着一副粗大的眼鏡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行動遲緩而僵硬。他鞠躬的樣子，像是一個聽差。〕

差 請您容許我恭賀您的偉大的成功。

〔康士坦絲恐懼地慢慢地往後退，一直退到扶手椅的背後。莫扎爾特向着這個不相識者，目不轉睛的注視着。〕

莫 (不知所措) 你是誰？

差 (又鞠躬) 我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派來的。

莫 這一個人是誰？

差 是一位伯爵，他不願意說出他的姓名。

莫 (依然愈來愈感到不安) 他找我有什麼事？

差 他今天晚上看了您這新歌劇的上演，很喜歡這齣戲，所以他決定向您定一個曲子。他剛剛死了一個心愛的人，他要給他留個永遠的紀念，所以想請您寫一隻安魂曲 (Requiem)，在每年的祭日來唱。

莫 (發着虛弱的聲音) 我嗎？要我寫一隻安魂曲嗎？

差 是的，一隻安魂曲，四個禮拜就要。

莫 (像剛剛聽完對他所宣佈的死刑一樣，心靈上受了重重地一擊) 這麼快嗎？就已經到了要安魂曲的時候了嗎？

差 這是訂錢。(他把錢一注一注的擺在桌上，莫扎爾特和康士坦絲一動也不動，望着他) 四個禮拜之後，我再來取樂譜。可是有一樣，您不能告訴別人這個安魂曲是您寫的，因為伯爵大人，要把他當做自己做來紀念他的人的。(

他很嚴重地深深行了一個禮）再見！（他又消滅在那間昏暗的屋子裏去）

莫（靜默了一會，低聲說）康士坦絲……你也看見他了吧，你？

康 這個可笑的大個子嗎？是的，我看見他了。

莫 我以爲……他並不可笑（靜默。隨後，直率地說）他是來要我自己的喪曲的。

康 你看你，莫扎爾特！別這麼胡思亂想的吧！

莫（頑強地往眼前瞪着）康士坦絲……你還記得嗎？……我們給愛洛霞試

那件新衣服，好叫他在席康奈德面前唱歌，你的母親把你趕了出去？

康 可是我，我不願意出去，我就藏在鏡子背後，因爲我想老看着你。

莫 你還記得嗎？……後來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哭了，頭伏在鋼琴上，你就輕輕走到我的身邊？

康（有一點苦楚）可是現在呢，是我在這兒，在這麼一間冰冷的屋子裏陪着你

，而我的姊姊愛洛霞在戲院裏剛剛唱完你的黑夜的女皇……唉！一切一切都變得又快呀！

莫 可是一切都是很美的呀。

康 啊，莫扎爾特，你怎麼這麼說呢？……

莫 （出神）你說什麼？我的小太太？（吻她的手）

康 （用手摸摸他的上額）你的頭熱得很！馬上去睡去吧。

莫 你先去，親愛的，我馬上就完，完了就來。

康 （一邊走去，一邊說）馬上就來啊，聽見了嗎？（走下）

莫 （往自己面前望，他的全心都吸收到思想裏去了。隨後，走近鋼琴前的椅子邊坐下，開始十分輕微地彈琴，彈那「黑夜的女皇」調子的前奏）所有這些音樂當初都是隨着她的歌聲，才來到我的心裏的，有了她的歌聲，所有的樂器才向我唱起來……她就是 Taminta，她就是黑夜的女皇……

【愛洛霞的歌聲，從那邊昏暗的鄰室裏傳了出來。她低聲唱着「黑夜的女皇」的調子，低得好像是從很遠傳來似的】

莫（沒有停止，只往門框裏的昏暗中注望着，仍在彈）啊，我的熱度又高了呢？我聽見她唱了，就跟當初她在那裏唱一樣……愛洛霞！

【愛洛霞出現在後邊門口，穿着黑夜女皇的閃光的服裝，她現在真具有堂皇莊嚴的美！唇上掛着一個嚴肅的微笑，她一邊用頭向莫扎爾特點着打招呼，一邊仍在低聲唱莫（接着彈下去，心不在焉）啊，我一定是在發燒，……我看見她彷彿就在那裏……難道是我年青時候的夢，來向我道別嗎？還是生命就要結束了呢？那麼這就是死吧？可我一點沒感覺到怕啊！】

愛（站在那邊門口。她等唱完之後，莊嚴地向莫扎爾特說話。那說話的聲音，像是在夢裏一樣。再加上她那晚裝的眩迷，更像是夢了）你以為你是在做夢嗎？這真是我呀，莫扎爾特，我從劇場裏來，來謝謝你寫的這個美麗的夢。

莫 (還是以前的調子) 這麼說真是個夢了！

愛 他們都在劇場裏等着我呢，不過，我願意你看看她，看看你的黑夜的女皇。

莫 是夢啊！

愛 莫扎爾特，今天晚上，所有的人們都在你所創造的美的面前傾倒。

莫 愛洛霞，那是因為你的美呀！

愛 今天晚上她在舞台上包在你的光輝裏，放射着光芒，像過去在你夢裏一樣。

莫 愛洛霞，我嘗過了多少痛苦，可是我並沒有丟失了什麼，現在一切都變成了音樂了，我感謝你。

愛 就因為這個，莫扎爾特，今晚我才來跟你說話，如果我們這兩個可憐的人，我們結了婚，那一定你寫不了你的歌劇，而我也不能在舞台上成功。這就是代價呀！

莫 (站起來) 將來總有一天，我們再用不着拿青春的幸福作成功的代價的，到

那個時候，愛洛霞，到那個時候，我的音樂也就找到她的國土了。……可
是現在，我的音樂在漂泊，她在污濁的泥塘上面飛，飛，像一隻在火山頂上
的鴿子，無處可以降落，可是她的翅膀實在飄得疲倦了，愛洛霞，我不久就
要死了！

愛 你？你永遠不會死！……你，俄夫剛·莫扎爾特，你永遠不會死！

莫 但是誰來繼續我的夢，這個熱烈的夢，晝夜懷念着人類幸福的夢啊！

愛 就是那些無數被你音樂所感動的人們哪！

莫 我做的不僅只是夢啊：成千成萬的喉嚨對着我在喊，成千成萬的眼睛對着我
在看，他們對幸福的期望，這樣打動了我！使我的心，不由得爲着他們發出
了聲音。他們的名子，人們也許會忘掉，但是他們活着！他們永遠地活着！
他們要在我的歌裏面永遠地活下去，活下去！我們不能，我們不能讓他們死
掉，這些不朽的無名英雄們！

愛 我們謝謝你，莫扎爾特，再見吧！

莫 永別了，愛洛霞！

〔愛洛霞消滅在昏暗中；莫扎爾特仍然在那裏佇立著。但是，不久，搖搖不定，終於倒在地上。〕

——幕

第二景

同第二景。只在鋼琴不響的地方，加了一張牀。莫扎爾特躺在牀上，發着寒熱，人已經衰弱下來。許多的紙張零亂地堆滿了牀上和地下。莫扎爾特像鯨掠一般急速地寫着。他的靈感已經不如從前，來得有些艱難，有些跳動不定了。他的頭總是往後墜落，墜落在枕頭上。那隻虛弱的手，幾乎拿不住筆，但是他還在寫，等到那張紙都塗抹得黑黝，就把它隨手往旁邊一丟，也不管他們掉落在什麼地方。

許（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，臉色灰白，瘦雅，謙和。他從鄰室走出來，沒有戴帽子，也沒有穿外衣）莫扎爾特先生，天哪！您可不能再工作了，醫生不許您工作的！（他把那些零亂堆積着的紙張，檢起整好）

莫（依然用同樣急驟的速度在寫，連眼皮都不抬）我的太太怎麼樣了，許士梅耶？

許 醫生不許她起來。不過她已經不再覺得痛苦了。

莫 (依然在急寫，也依然不抬眼皮) 謝謝上帝！(他把寫好的幾張稿子，遞給許士梅耶) 拿去，許士梅耶，低音部分你去補吧，我來不及寫了，我沒有多少時間了！(他又接着寫)

許 (用一種溫和而堅持的態度，想把莫扎爾特手中的稿紙拿開) 給我這個，莫扎爾特先生，我求您停了吧！周瑟夫跟我說，您現在還是整夜的工作，這您可不應該！看上帝的面子，別寫了吧！

莫 (把稿紙緊抱在胸口上，并沒有一點憂愁) 訂安魂曲的那個差人就要來了，我已經沒有時間了，這你也知道的，朋友。難道你願意我的喪曲不能完成嗎？(他接着寫) 你應該幫我寫呀，許士梅耶，我怕我寫不完伴奏的譜子了。

〔許士梅耶的淚，流了出來，把頭轉過去，怕他的老師看見〕

莫 (不停地寫) 不要哭啊，許士梅耶，死，不是我們的仇敵，可是如果死不讓

我寫完這最後的一隻曲子，那它就是音樂的仇敵了。……這我們絕不能允許，是不是，許士梅耶？我們絕不允許，我要跟死鬥爭。不過，我也不發脾氣，……我就跟小孩子在草地上打架似的跟他鬥。我無論如何要寫完，無論如何要把我自己的安魂曲寫完！（他又扔給許一張稿紙）……（一陣呼吸困難，他就墜落在枕頭上）

許 （跳向他去）莫扎爾特先生，您看是不是，丟下您的工作吧！

莫 我要搭的郵車，馬上就要開了，我已經聽見那趕車的人吹號了，您沒有聽見嗎？（他唱）*Tra — ra — ra……*（他又抬起身子來）在我動身之前，我得仔仔細細地預備一下行裝。（他又寫，也沒有抬頭看，）你叫人把我的岳母請來吧，免得我今天夜裏死了，沒有人照料我的太太。

許 不，莫扎爾特先生！您不久就會見好的，只要……

莫 （仍在寫，不抬頭）叫人去告訴 *Albrechts berger*，今天就去，去叫他去請

求我那個大禮拜堂司樂的職務，不然他，就會像我一樣，趕遲了的。我是永遠趕遲了一步的！到處都是趕遲一步的。

許 可是……

莫 練歌的幾位，你都叫來了嗎？我們應當就在今天把淚光曲試一試。

許 他們已經在外邊等着呢，不過，我覺得……

莫 （又倒在枕頭上，那管筆從手中溜了下來）叫他們進來，……快，……沒有多少時間了……

【許士梅耶向門口走去，作了一個手勢，三個男人小心着用脚尖走進來。他們先用姿態和許談話，然後走到床前。

第一歌者（小心着低音問）您覺得好一點嗎？莫扎爾特先生？

莫 （發出淡弱的微笑）很好，實在很好，謝謝你。……不過，常言說得好：鐘點到了！

第一歌者 啊，莫扎爾特先生，您怎麼這麼說呢！從今以後，一切都要順利了。您當然知道，您已經得到大禮拜堂司樂的位置了呀？

莫 (微笑) 就是晚了一點點啊……是的，也許現在我能夠安安靜靜地工作了……我不過才三十五歲呀……在我最後的一刻，我不知道是否真把我才能裏所可以給人的快樂都拿了出來，不過生命的價值不是拿壽命的長短來估量的，有這種時候，有這種工作，人們在一刻鐘把一生都活了，我有過這樣的時候，我有過的，如果我的生命再延長一百年，它的快樂，它的感受，也不會因為這個而更深刻的，就這樣生命已經很充實了，我是滿足的。

【圍立着的人們爲掩飾他們悲哀的情緒，都低下頭去。

莫 (坐起來) 現在我們來唱，朋友們……許士梅耶，唱淚光曲，我要再聽它一次。

【許士梅耶把樂譜分散給大家之後，自己去彈琴。莫扎爾特舉起手，給了一個標準

的音調，就自己領着唱。他的喉聲雖然衰落，但是清純而動人。他靈魂的最深處，他最後的力量，都流注在這些聲音中。不久他的手掉落在被單上，拿着的那張樂譜，也從手裏溜了出來，他依然在唱，眼睛睜得極大，向遠處瞭望着。那些唱歌的人，都被他的音樂所深深感動，勉強抑制着眼淚，一個個都湊攏得不能發聲，就一個接一個地停住，不能再唱下去。靜默。莫扎爾特他自己也停止了唱，望着大家。

莫 啊，可憐的朋友們，……你們的心太沉重了，那是唱不好的呀。我這些調子

，有一天會給自由快樂的人們唱的。（他又躺下）你們爲什麼哭呀？這不過是音樂呀！過去的一切，也都是「音樂」啊。無論如何，生命是美麗的……

「他的眼閉上了，頭斜在一邊，許士梅耶和那些人都趕快跑過來，身子背着觀衆，把莫扎爾的特床圍起來。

這時，門忽然開了，那個差人，又長又瘦，戴着一副玳瑁眼鏡，先從門縫探進個頭來，然後偷偷溜到鋼琴那裏，因爲那些人都在床前，低下頭去默祭着永別了的莫扎爾

特，又都背着身，所以誰也沒有看見他。他在琴上匆忙地亂翻了一陣，結果把「安魂曲」找到了，抓起來就藏在他的黑暗的衣服裏，又偷偷地溜了出去。

——幕

版一渝月五年二卅國民華中
版一滬月二十年四卅國民華中

文 化 生 活 叢 刊

第 三 十 二 種

巴 金 主 編

發 行 人
吳 文 林

發 行 所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上 海 巨 龍 路 一 八 號
重 慶 民 國 路 一 四 五 號
成 都 陝 西 街 一 〇 六 號

印 刷 所

文 化 生 活 印 刷 所

版 權 所 有

不 許 翻 印

安 魂 曲

貝 拉 巴 拉 茲 著

熊 菊 隱 譯



書 報 部
上 海 威 海 衛 路 587 號
TEL. 39891

No.

實 價 三 百 二 十 元

H.S.)
10.80 (7)

